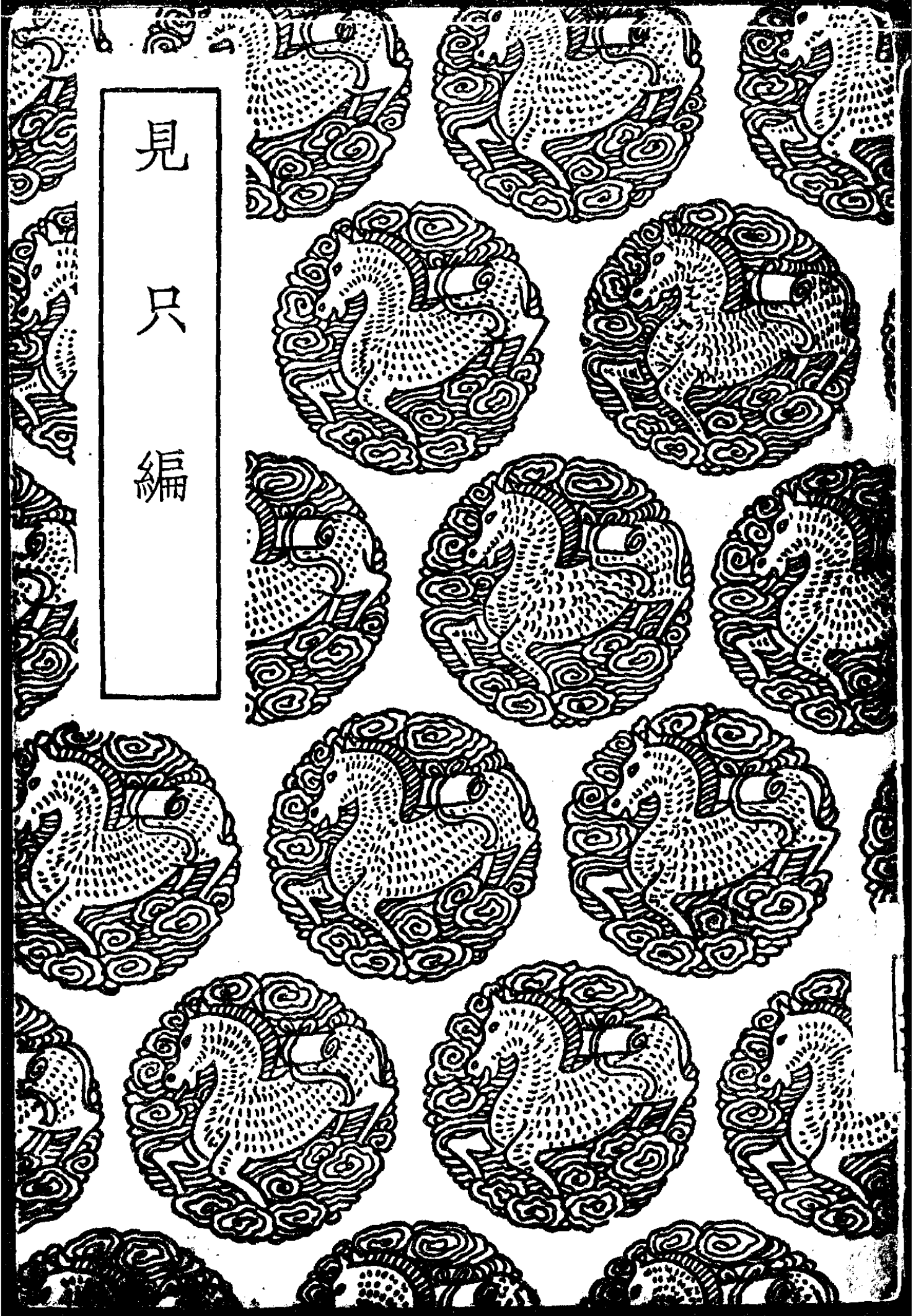


見

只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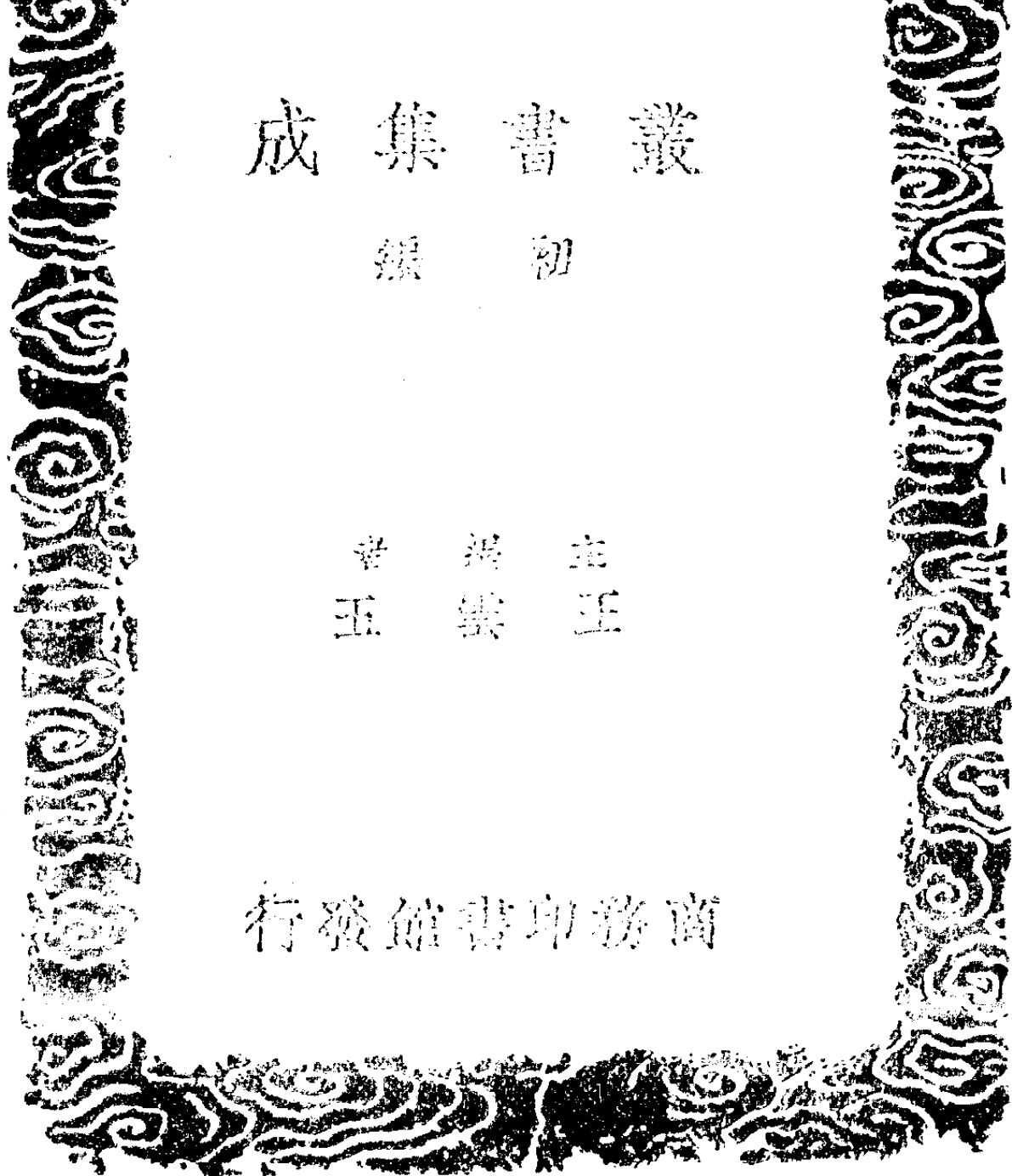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著 者 王 玉  
編 者 雲 雲  
主 任 汪 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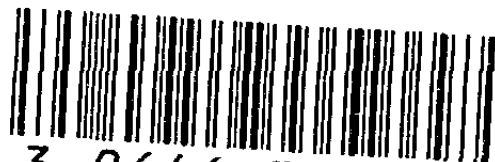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083  
114  
2:3964



編 只 見



3 0646 5975 2



撰 錄 士 姚

A513512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見只編

姚叔祥見只編序



幼讀王摩詰之言曰前身應畫師刺其語傲夫畫  
之爲言畫也畫無語言文字而道具畫亦無語言  
文字而道亦具義聖以此作八卦文與孔紹焉語  
言文字之祖皆出于此故凡語不中情寔傳神理  
卽數萬言徒比于一丁之不知語一而象千古猶  
生後世稱典直以稗官家埒之丘索訓誥之廡猶  
可益其於畫之義深也古之人純朴無飾乃所繇  
幾于道後世富貴則多飾根多飾之心而哆不情  
之句欲以舌際肖畫之義也曷幾焉昔稱非詩窮

人窮者而後詩工審此矣叔祥自題十三而孤爲  
畫師此故述其困抑無聊時事而不知解畫之深  
拜窮之功如斯編之中情實傳神理者尤其驗已  
橋李友人項鼎鉉撰

見只編序

吾友姚叔祥貧而苦學每携三寸筦以佐游屐亦使此兩屐不負歸囊故囊與屐與筦之跡半天下溯千古驗來今也事不踰條數十百而多耳目外事公朝間語能入鈇手于情裡縮遠異于眼中湔古則逝魂天飛得解則往疑雪釋瑣亦存戒隱必使彰理方儒也忽際風華篇或衰焉捷見新隻總借人言彙爲可喜可愕可玩可思之境不翅屨與行席與談也此吾甥孟璜刻于乙亥幾十年矣觀其所載如烏鎮浙兵寧夏三變豈其筆靈若知有

川遼東省頃近之亂者今奢徐業已伏誅惟叛奴  
方將就俘不知何日如夏賊秋署招詞爲此書快  
驗也社第屠中孚撰



姚叔祥見只編卷上

鹽邑志林第五十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許九杞先生以敢諫肥遯最爲夏文愍所重文愍  
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先生與決進止于時藩臬  
郡縣艤舟祇候道相望也先生葛巾荔帶刺一小  
舫詣夏夏問許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  
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  
奉明教須臾撾鼓迴帆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

憮然遂不果辭卒及于難嗟乎刹那炎冷能轉善  
爲敗如此乃知炎冷二字是一進退關隘文愍打  
不破遂令長媿于先生耳

德清有老人蔡四者余于丙子歲見之年百有四  
齡矣余問何以得此壽老人曰童子欲壽乎然壽  
在天耳老子食色猶人三十病瘵氣不絕者一綫  
若有人語余曰鹿角膠三字以告吾妻妻問之醫  
往武林購得食僅觔許遂完健如初自茲日服延  
算到今顧語之他人則不驗也豈非天乎時泗上  
趙卓庵侍御爲令以粟帛禮待又四年而歿

余讀王弇州集有二館人事乃知忠義事未嘗不在幼賤也梁海襟總戎言譚大司馬爲兵憲時嘗督兵禦倭于象山河家攬金井敗績將佐悉棄譚奔潰惟一館人髮始及眉耳獨後先隨譚一倭忽向草中躍出譚馬驚而墜倭拔刀擬譚館人急抱倭刀不得出因共落溝底譚躍起跨馬逸去此豎與倭相持久之力盡爲倭截爲數段惜不得其姓名耳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

能卽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卽涕泣不飲啖家人百

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

此女

陳心穀太宰潔介過人張喻齋兵部嘗謁陳適陳  
在公未還張問其僕主人飯未答云中厨無脩尚  
埃伏雌生卵耳比陳十疏辭歸止一籠置冬夏朝  
衣及蒼頭兩破橐而已

京師朝審獄案多以一錢殺人者讀之不覺涕下  
一錢幾許遂以死制兩人嗟夫大千世界且從爛  
錢眼裏顛倒翻覆一二人又其小者也

白馬寺爲中國梵刹之始寺在洛陽東平疇禾黍

中臺殿卑隘法象剝壞前有一塔問之云藏騰蘭  
舍利也按此地爲東漢鴻臚寺今去城殊遠當以  
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夷用處遠人故在都城外耳  
崇奉像教無過元魏乃洛陽伽藍記祇載其供養  
經函及大柰蒲匄而已莊嚴之麗遂不得與永寧  
諸寺等安在其爲崇奉也不知千百年後湮沒無  
餘第有白馬歸焉獨存耳寺有宋蘇易簡碑有長  
源渺渺玄龜負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駝經之地  
二句可誦其他平平也

壬午浙中兵民兩變余偶寓杭皆得身見之亦此

生中之不幸也初聞軍門奏減羅木營兵餉一分更令以錢八文準月餉一分顧民間錢價低下一分至錢二十于是營軍洶洶且數日而軍門巡道了不知也一日余步望海樓下忽傳兵亂縛軍門去矣時街肆倉惶市門歛閉須臾見巡鹽御史飛馬出城矣由是布按都三司相繼策馬詣營余奔還邸申擬欲出城則人言諸門皆以上鍵未幾宣言軍門不諱矣巡鹽三司各畱執營中矣又言劫諸有司寫責券要嚇開門矣不開則明日攻城矣于時家戶驚怖兒女悲號以爲人人不自保也久

之聞街市啞啞歡幸問之則云布政司取銀給散  
矣軍門還矣巡鹽三司各歸衙門諸軍貼然無他  
矣時三月二日也危哉此特未成之寧夏也第吳  
開府寬厚不若党中丞之巖峻耳若民變則起于  
扞極差貧哄然千百爲羣呼噪雷動盡拆坊巷所  
建巡警樓又以差貧爲陳柴沈各宦關說其夜遂  
縱焚諸宦屋室火光三道照徹城市僅妻子身免  
而已明日有數千人入按察司擁郝廉使往見張  
巡按時察院未開門卽破門入巡按破墻逸去遂  
置郝院門去掠大家坐索酒食于是開府銅梁張

公調兵擒捕一時皆潰就縛者百五十人梟斬首惡丁仕卿等五十人餘俱杖殺然無辜被斬者數人有良善獨子微服出看被擒死者猶可悲也蓋自四月二十九日作難五月二日就擒凡四日耳此後自開府兩特御皆陳兵出入輿蓋前後兵仗錚錚照耀人目年餘撤去後讀山陰鄭柳州吳門錢比部兵民兩變志所載雖實未若余目所覩記如張公緝斬叛兵首惡馬文英等九人先以賭博連坐捕解軍門其日以巡道顧公養謙大閱諸軍于演武場旣斬後報至操場衆軍刀槩亂鳴顧命



諸軍前謂曰首惡旣誅衆軍可安枕矣卽命香案  
令衆軍向北謝恩于是羅拜皆呼萬歲云

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公富而  
好行其德時胡元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  
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髻鬣不免醫訓公  
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  
于上帝茅汝老子天貴汝孫矣比讀何椒丘瓊臺  
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  
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  
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露齒焚而瘞

之于此也又云元季沙張二帥守瓊不能制其下  
繇是土豪與洞黎相挺爲亂城中餓死者大半比  
城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  
枕藉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  
陪華卽夷者旣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  
西蕃種族仕元爲顯官旣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  
遷于此未幾有上變告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  
陳方亮往圖之方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  
之非我高皇帝之意也又西城有亂葬岡凡兵  
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于此白骨縱橫如積薪府

君惻然愍之乃捐貲募人拾其骨坎而瘞之加土封培如夏屋然每歲清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爲常至今鄉人過其處者輒指相語曰此丘公埋骨冢也觀此則葬更有及于死兵刑者比榆文莊公墓誌銘無見夢一事而其父傳賢公果蚤天豈骨相短折雖有德不能延救邪第藉名慘戮殊失高皇帝祠祀福壽之意方亮必無後哉

錢懋穀先生嘗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筐篚旣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

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遂抹去二字以別  
顏改之

陳水南臬憲嘗以南唐李昇宜繼唐後遂改馬令  
南唐書爲唐餘紀傳此猶蕭常以三國蜀志爲續  
後漢書也然昭烈世係甚明猶覺以銖程鑑李昇  
自父祖已上名稱皆當時文臣創造宋人已議及  
此更讀吳越備史昇本安吉若將潘某之子昇姓  
實潘也水南特以五季篡祚短促不足繼統不若  
南唐聲名文物雄擅江左不媿唐後耳第溫公通  
鑑朱子綱目當時捉筆計必極下商校當不誤水

南爲之也。比余見陸游南唐書及玉壺野史南唐近事諸書所載李氏種種陳書皆無。豈水南未之見邪？

輟轅道一名孽嶺其坂十有二曲道路盤折車轅相見故名。漢于此置關亦劇路也。杜氏左傳注曰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呂延濟文選注曰輟轅坂名而服虔更以輟轅爲三途之一。蓋謂一險途也。酈道元孔穎達又謂三塗別是山名然山皆積土道不盈丈蜿蜒而上進而復還飄塵噴人不見草木梅堯臣詩有古壁挂青蒼句語雖佳似不爲此。

山寫生又余曾過襄陽慕習池名勝爲擔簦而往  
出城飛步半道喘汗不敢休憩至則惟見荒烟野  
艸酒屋數椽而已乃昔之詠高陽而歌峴首者莫  
不窮其筆端則知皆非實錄也

哮賊之變凡督鎮差遣多被賊所截殺代爲赴京  
以覘朝廷虛實沈開府廉知之密使潼關審副使  
機察擒之得石大司馬與魏制府書畧云非常之  
變党蘭窻實自致之不佞老矣僅一襁中兒誠不  
欲以濫殺鍾禍彼能束手則死囚數人可代了事  
也于是制府有招安之議特以千夫長二人往哮

賊謂所遣非人不納往還稽緩遂至勾虜决裂先是變起沈開府書語制府使先收寧夏所轄諸城則鎮城易制也制府不以爲然至是皆爲賊所攻据不下者惟蕭叅將如薰所守平虜一城耳

鄭端簡公爲大司寇時知分宜必敗不欲以一名刺畱其記室乃倡議自今各部大寮往來名刺率以月朔命掌記聚還本官此法至今行之又余舊鄰朱婦故端簡竈下婢也每言公不易悲喜忽一日自部中歸爲泣下不食婢因從閣中問訊閣中婢云朝廷要問成太倉王都堂罪名也按王公忤

以潘家口失事被逮初擬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律戍邊 上手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却不治是何法律于是當王失陷城寨失誤軍機律斬端簡亦苦心矣年譜竟無此段蓋表而出之

華山從百里外望之如蒼玉圭隱隱馬首諸峯培塿咸在其下稍近始辨其有三峯耳嶽廟甚壯門冠以樓有如象闕夾陛皆題詠石碣森豎千百第不知誰爲第一手耳金天王衣織金白裘乃內府所造有八分書唐碑爲玄宗御書字徑五寸爲火



所裂尚餘丈許僅數字而已不知完碑高大幾何也碑碣亦高尋丈雕刻雲氣有非今手所及若少華則崩于宋代至今亂石彌望如屋如困礧礧填道至馬不能步也

峭函天險峻壁造空深壑黝昧有道無級傍壁陡上神悸魂栗因舍騎僂步則膝每着胸不成跬武更扶服据鞍捉馬鬣而進時時偷看谷底見枯楂戟萃峭石齒齒自笑以爲亦可稱善載腐肉朽骨者矣又聞此土有諺云張茅硤石不種田下雨客錢嘒半年蓋遇雨則道滑加險行旅斷絕必託宿

村店每至信宿土人徃徃藉此自給硤石卽石壕村也杜詩有石壕吏云

余每憶長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雨十九也會城風氣與中原相似自奉天迤西地勢高寒氣候迥別及隨軍慶陽水滷不可飲一軍病泄因問此郡山谷當有泉源時已重五主者言有泉一區凍尚未解須數日可得耳比回軍至平涼城下見吾鄉所謂蚕荳者方半花半莢時七月二十九日也

馮具區先生嘗語曰余孤山草堂業已落成便擬

日看澄湖倒影蘸筆傳就李耆舊第由漢至唐自  
宣公已外更求一烈烈有生氣人了不可得幸而  
本朝有程巽隱一人死靖難耳便覺自此喚醒前  
人巽隱嘗爲御史箴今南都察院屏上刻文是也  
有集若干卷吾鄉吳南溪方伯刻之閩藩今桐鄉  
所刻非完本也

寧夏亂始說者紛紛余從軍中得之甚詳蓋激于  
河西道石副使而成于中軍哮拜耳党中丞自新  
安同守進守延安遂歷藩臬以至開府皆在陝服  
大抵以嚴爲治軍中憚之惟是鞭朴太多人有党

八十之號至哮拜官雖副將每以降虜凌忽之銜  
之久矣壬辰二月本鎮標正奇遊四營以冬衣布  
花不給者三年矣請發于党党下石副使放給業  
已有日石爲党之密戚謂党曰此諸軍望外物也  
但給今歲則二年可准別項党遂反汗示以異日  
時二月十八日也此日標正奇游四營悉至哮倡  
言諸軍苦乞但爲撫道橐中耳諸軍因噪曰我輩  
勞苦塞上數年僅得許許更奪人刀下食乎有家  
丁劉東陽起抽鹿角一根投地使氣此木拉然斷  
析轅門官校爭捉東陽衆軍扞格遂喊聲動地攻

入軍門縛党置之門外隨破河西道門石從他處  
逃出遇總兵張維忠聞變馳救見石倉惶張命以  
捉刀人氈笠覆其首列之道前竟爲識者縛去諸  
軍更以問哮哮意樂此變竟無所言須臾鋒刃交  
下党石蓋粉矣于是盡燒公署悉擄党石家口勒  
使張維忠奏党過惡二十餘條用印遣發訖尋索  
總兵勅印旗牌由是維忠自縊嘗憶沈開府與石  
司馬書云人言此變始于尅餉及爲詳詢其說不  
然特此公過于嚴察耳然一旦成此大釁者良由  
降虜哮拜久懷異圖駕言云云階之爲禍庸可漫

爾歸惡死者倒置綱紀哉此党公定論也維忠所  
上變揭尚存余家揭云欽差征西將軍鎮守寧夏  
地方總兵官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同知張維忠爲  
陡遇兵變備陳始末乞賜議處以保重鎮事本年  
二月十八日鎮城標正奇游四營官軍家丁偶爾  
圍繞巡撫都御史党馨并河西道副使石繼芳衙  
門適值新任河東道僉事隨府以公務右通政鄉  
宦穆來輔以奉差俱在鎮城職卽同赴難所與同  
標兵副總兵哮拜撫臣標下中軍都司梁富國等  
善言安慰冀圖解散各該軍丁苦極不從遂將党

馨石繼芳登時殺死延燒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  
囚職等責令坐營都司江廷輔屯田都司蕭韶成  
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葉世勛朱綬吳繼呂等  
備問有何苦情從實申訴各該官軍家丁衆口齊  
稱先年撫道不扣糧餉撫養軍民自從党巡撫石  
副使到鎮節次尅減一爲軍丁每月旣扣朋合銀  
伍分萬曆十八年分又因市馬均扣朋頭銀貳分  
貳釐伍毫二爲冬衣布花自萬曆十六年起至今  
未給三爲二十年二月分折色銀內每軍丁槩扣  
銀一分九釐零四爲新召家丁未給折色大料草

價五爲奇遊兵家丁料草價銀額設多寡不同六爲十九年四月分馬匹料草未准關支七爲倒死馬皮先年止交原皮鐵局公用近年每張追銀一錢八爲馬駒先年止變價銀五錢近年責令軍丁喂養大者追銀一兩五錢小者追銀一兩三錢九爲互市并各處防範支過行糧料草回城照數追扣十爲軍丁月糧先年月頭給放不過初五近年多在月盡或次月初方給多致軍丁借貸納人利息十一爲先年家丁關支本色俱細米麥一石馬料莞荳九斗近年與軍同支床穀襪色粗糧十二



爲真虜漢虜及外鎮投充新舊家丁本身并所生  
幼子先年俱不當差近年同軍士二三歲幼丁多  
有派頂賠糧田地十三爲軍丁馬死祇交肉臟近  
年解道又責十五板解院責二十五板十四爲先  
年京解賑濟銀兩至今未曾給散十五爲各營無  
馬軍士每年秋終運搜無馬草一分雇車運交費  
月糧一分十六爲有馬軍人運備冬坐馬草一分  
大馬草一分十七爲先年原設地方都司管理民  
情近年改設理刑同知受詞問罪止圖撫道之喜  
苦害下民十八爲各營征操馬軍有食糧七八斗

者有八九斗者差同糧異十九爲互市錢糧委官  
支使已經開除明白復行追賠致令各官傾家蕩  
產二十爲各營軍丁赴道告辨各項錢糧內將家  
丁劉川喝令皂隸登時打死含忍不過方纔會合  
意在除却貪官以安地方亦將撥置衛官李承恩  
并供應官陳漢殺于市曹非敢背違 朝廷厚恩  
委因前項疾苦切身萬分難支以致羣情變亂實  
在無奈等因到職職同隨府穆來輔再三宣布  
朝廷浩蕩之恩各該軍丁無不感泣職等會從權  
宜遂將前項短少錢糧與諸疾苦隨時酌量處給

漸聽撫安但羣情疑懼聚守城市尚未解散及稱  
自知觸犯 天刑懇乞轉達 赦宥等因念職職  
典戎行勢衆時危卒難鈐束恨不能與撫臣道臣  
同時共死除席藁待罪外緣係陡遇兵變備陳始  
末乞 賜議處以保重鎮事理除具 奏訖爲此  
合具揭帖須至揭帖者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具官揭面紙縫皆用征西將軍印印文則柳葉篆  
也

梁海襟總戎少以秀才應思質王公募將輕勇千  
人破倭有功爲南京營坐營其縛亂兵殺王侍郎

者如雞雛也。比進江西都司，有拒贛賊功，進劉河  
叅將，有成城之功。王弇州先生有碑及拜吳淞副  
帥，與溫御史爭禮劾去，降補廣東叅將，累致先登  
之捷，以失意于殷制府，用受賍縱賊論死，奏入，裴  
淡泉諫議以爲奏捷則梁必首功，定罪則梁復首  
坐爲白寃狀，遂有戴罪殺賊之旨，乃與其子文極  
追逋寇于安南海外，得之後，從劉中丞平八寨蠻  
功，載汪司馬平蠻碑萬曆壬辰。沈繼山開府出鎮  
關中，延公幕下，比至秦，見邊備大弛，兵不支敵餉  
不支兵，而當事諸公往往掩敗爲功，交相欺蔽，時

向余竊嘆曰此豈沈公實心任事所能成功者乎  
會寧夏變起勾虜內向石司馬奏請沈開府出塞  
住下馬關時開城鎮戎去固原四百里間大虜充  
斥而開府所轄壯勇率調從征所餘孱弱不及三  
千人得旨卽爲啟行人人爲開府危之時開府一  
二紀綱隨軍慶陽者皆稱病不赴梁謂余曰虜卽  
入寨第見我揚兵必不敢犯脫有不測我當與君  
共死知己時虜竟遯去其料策固神而不惜以身  
殉知己一念亦晚近不易見也

吾鹽新舊二志五代人物有高彥第其子高澧兇

恠殊異志所不載今錄于此澧高彥第三子也初  
彥夢一羽衣持劍入臥房彥驚問其故羽人答曰  
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寃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  
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卽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  
戮將吏侵晨入衙必與妻子決別而入每登消暑  
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迹澧夜叉  
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于樓中澧亦常  
往視之澧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  
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  
驗之也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袴

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刀  
鎗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  
過限則誅灋則以書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旣黥灋  
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  
乎吏對曰百姓租稅所出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  
殺者時親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曾有言其怨嗟者  
集于開元寺給曰將餉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  
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爲亂灋  
聞盛怒閉城大殺戮之無遺王以其兇虐滋甚將  
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

與其訣別退謂其衆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者蓋有面白天夜又治此政矣爾輩亦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蓋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殺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爲淮人所害

王弼墓在偃師縣東冢高三丈許前有石碣題曰偃師伯王弼墓又有元時希顏所立碑文亦草草僅三百言此卽陸雲遇少年講老子處今環墓皆民居望縣鄙麗譙若在眉睫乃曰此去別無村落則知閭閻有變遷耳



今善琴者多以琴輓作案以其外有錦文中空可  
以助韻也余過榮陽見家戶墻壁率以此輓築趾  
因問所從來居人云每從地中掘取多至千百此  
鄭地也不知古人造此何用或云墓輓用以澆水  
余從關中聞一縉紳談邊欲造戰艦數百艘以阨  
青海之要開府沈公詰之云虜犯多在寒候冰膠  
柰何其人思惟少頃曰聞西寧暖水流入青海當  
無患也開府爲之絕倒

葉制府討夏賊以邊兵皆騎不及貴州苗步輕捷  
檄調千人命鎮夷遊擊龔子敬將之龔介而謁開

府以必斬哮賊爲言余與梁總戎向門隙窺之見  
龔面色灰死相顧心駭未幾開府方行營下馬卽  
令苗兵爲殿余因遍視諸苗色人人如龔也比至  
下馬龔辭渡河不五日得邊報龔一軍皆沒矣惟  
一苗以病留開府帳下得免後有人從北來言龔  
初至猝以苗嘗虜虜不備斬獲七騎明日龔復先  
登陷堅虜以數萬騎蹂之一鼓而盡然龔視楊都  
護以潰堤死法何如龔死鬪有生氣也後詔贈龔  
都督僉事廕一千世襲千戶  
苗軍始至軍門犒之以牛牛旣解治盡出腸胃及

草穢擣挫爲靡着少葱鹽喧噪均食人皆見之欲  
嘔彼則啖嚼有如佳肴乃知螾蝶虫蛾又貴竹清  
案也

環縣在慶陽北二百里城僅斗大周遭皆黃山砂  
磧民居纔百許家環水繞其城靈武峙其北荒烟  
落照極望慘目塞上最荒邑也然猶知以李獻吉  
天青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羣句帖使院廳  
事大以爲恠但改落爲轉以逢諛上官此足稱點  
金成鐵也自此迤北無復草木但苦水蜿蜒黃磧  
間耳彼中人民並皆穴處卽鳥鵲亦爲小穴于土

崖之上苦水如馬溺惟土民習飲若諸臺使至止則以冬時雪窖水供之窖戶如東南斗級亦稱重役

壬辰七月初八夜飛報上失兔爲哮賊勾引犯邊制府調兵撲剿烽砲夜十餘至又明月初更聞固原城中號哭沸天沈開府問之則知固原標營兵敗沒也又三日而會題報捷疏至矣開府署其下曰不與

下馬關祗候都臺役隸籤上名姓多四五字者皆降虜子孫也有夜丁方希臯深目長鼻赤髯黑面

問之亦云虜族父祖改姓耳

酋婦三娘子嘗見其像亦中才婦人曲眉秀目面  
有一黑子耳墜大環頭戴席帽一如虜王上穿青  
錦半臂下著絳裙襪而不鞋腰懸一刀手掛白數  
珠藉地而坐聞蔡兵憲可賢嘗至其帳其貌與像  
無異也夏賊變起諸部爲賊所誘將入內地斷我  
餉道制府力主撫賞虜佯許之獨三娘子遣其酋  
目來不兒告沈開府曰諸部內犯已決軍門撫賞  
以備征行牛酒可也徒費無益制府不聽卒行撫  
賞不三日而火真卜失兔等八部蹂我內地矣沈

開府有一時秦將多男子媿殺於氏不負恩之句以紀其事

余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今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余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書授余乃于庚辰四月六日受先生書其夜輒夢開府陝西方與虜拒俄調河南爲怏怏而悟時與先生弟成叔連床隨以語之成叔曰君可謂見卯而求時夜者也乃後此壬辰隨沈開府抵秦亦于四月六日出師慶陽進拒大虜已爲制府所構調撫中州視余夢中所遭若合左契第余幼賤

何得以身代鉅公先見此兆乎後見成叔更語及此成叔曰此夢亦半驗之南柯也然計庚辰見夢之夕開府方行戍神電時也

關中陵墓多在咸陽驛路逶迤皆出于墟墜之間然自文武成康高惠昭元成哀平以及周公太公蕭曹張霍諸陵墓外其他纍纍不可問也或云此皆秦以上君臣葬處又云咸陽陵墓居七田土居三且分遣無辨極望百里有如叢冢始知古昔不重形家也惟文帝霸陵因山爲陵左右峯勢環抱灞水繞前水外衆山有如拱揖若有意卜葬者頃

新安余侍御輯關中陵墓圖譜亦一勝舉可續皇覽冢墓記也

秦中碑版雄甲天下而西安爲最然諸碑惟聖教序晝夜摹榻畚休無已諸刻爲幅最夥者無過石經一篋然後盡之當事徵索動至百十有司患之聞嘗再修灞橋多昇古碑以代基築此又韓績已後之阬焚也但漢人郝閣銘遠在寧羌人不知榻筆意完好不若諸刻漫漶也

平涼迤北山皆童赤堆阜彌望惟空同蒼翠峻極雲表足稱西塞雄勝山有廣城皂鶴諸洞又有黃



帝問道官借遠在邊鄙使朝嵐夕照徒與烽燧映  
徹不得如虎丘金焦以砢礧片石獨檀登眺之名  
也

七盤十二絳最險峻行旅每以長絙前引籃輦白  
雲嫋嫋時從馬足間出輿人指點其下可望輞川  
惜乎行趨王程徒有想像柳浪菜圻而已自此南  
去卽藍田關緣山陡上亦號重險若武關則重岡  
複嶺草木塞道烟嵐蔭翳虧蔽日月車弊馬煩登  
頓殊劇誠陝服東南第一要阻也又有所謂鬼門  
關者關城有鐵葉門二層內外無居人亦無守者

荒山迥道至此亦堪愴神

唐太宗皇帝昭陵在九巖山石人石獸甚古而雄壯今惟一獻殿而已其南大冢相望不知爲誰按碑昭陵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諸王則蜀王愔以下七人公主則清河以下三十一人妃嬪則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宰相則馬周以下一十三人丞郎三品則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功臣大將則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又琢石肖形諸蕃君長突厥頡利已下十四人蓋卽墓前石人是也又陵後六驥石像

一曰青騅平竇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  
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竇  
建德時乘贊曰灑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  
旌凱歸有中四箭處三曰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  
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四  
曰颯露紫平東都時乘贊曰紫鷲超躍骨騰神殿  
氣聳山川威陵八陣五曰拳毛馱平劉黑闥時乘  
有石真容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弘  
天載戢氛埃廓清有中九箭處六曰白蹄烏平薛  
仁果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圉

鞭定蜀比過奉天乾陵居人不知高宗與武后合  
葬第指曰武娘娘墳墳前有流水婦人禁不取飲  
謂飲必生淫女也

余自商洛至浙川萬山策馬齒危巖之巖巢蒙草  
棘之勾距乘崖遵壑升墜百仞自謂入山不深一  
語無復情致比入內鄉行原在望遠樹平疇超忽  
千里心目于茲便增怡曠

陝西三邊南自階文西赴甘肅北自鎮夷東指府  
谷約七千餘里凡馬步官軍二十二萬五千有奇  
馬七萬四千有奇乃夏秋二稅僅一百九十二萬

九千餘石雖悉供軍旅尚不足支加以曠旱頻仍家戶流散自壬辰以前如洮河一鎮官軍征進第給行糧耳若月餉欠給者已及七載比核藩司所儲足辨軍需者僅七萬而已一旦有急誠不知應之以何策也

往時洮岷諸邊與番族犬牙第須撫輯而已自借闇門縱虜入番于是酋帥火落赤與其部日永紹卜真相台吉留据莽刺捏工二川役屬諸番諸番有不受其要束者則往往搶掠番族併犯我邊如東向則洮河北指則西寧山丹南至松潘亦被其

患蓋虜旣役番番之天巴久入于虜陽雖受撫陰  
二千彼我猶恬然藉番爲障不知我之肩鑰番實  
授之兇酋矣

梅衡湘侍御監軍西夏沈開府遣使勞軍時方圍  
城矢石雨下侍御介冑染毫据地作答賊發砲擊  
梅誤中侍者從官皆驚拽去碎屍而侍御不顧作  
書自若

余過中州乘一驛騎乃小驄馬行甚駛而進止一  
如人意平疇極野弛韁鳴策頃刻百里始知帝畿  
平若水官路直如弦詠馬之妙過李密堡有古墓

欲往看碑稍引馬首一躍便至碑下讀一過知是  
唐狄梁公墓碑爲范文正公作因下馬瞻拜墓傍  
尚有石獸蹲于禾黍中嗟乎密草昧英雄至與高  
祖兩京不下梁公返周爲唐功滿當時今惟見荒  
烟野草落日牛羊而已據鞍勒馬爲低回不能去  
云

詩陶復陶穴卽北地義渠民家所住土窰也余嘗  
遍歷其地大抵土脈剛直而宜穴穴中更有復穴  
所謂陶復也然數十年亦有崩墮之患丁卯地震  
馬公理亦爲所壓今如慶陽邠寧間惟治所有屋

室至云某村某集第見土窰上下有如蜂房而已  
余曾騎行見道傍馬足下忽有突烟問之知道下  
有土窰也此不獨關中今嵩少閩陝亦有之

固原迤北最爲窮僻有司至止亦有柴炭紙劄供  
應然柴則束茅炭細如筋紙惟薄號數幅而硃僅  
匙許啟視裏票亦浙中燒造也他如稻米一升則  
官價四分隴酒一瓶官價一錢矣比至下馬關則  
葱菜韭蒜必自韋州飛遞塞上貧劣無過于此  
番族婦女裝束最爲可笑用黃泥搽面云卽牛矢  
肩上有辮髮二股而首盤白布高約三尺上插花



朶耳懸二大環身被花布云是嫺類有如男子直  
裋亦不見裙襦足不躡履徒跣而已又見近邊民  
婦新婚首飾一如諸天纓絡五山冠此亦西域夷  
風所漸也

山陝食鹽皆用河東池鹽其鹽以鹽池雨後一日  
遇東南風則鹽不可勝食矣第海鹽用火煎成爲  
力難池鹽以風凝結爲力易然池鹽易壞故舊注  
云池鹽爲鹽鹽之易壞者池鹽狀如水晶唐人  
謂盤中惟有水晶鹽是也故彼中槌盆皆鑄以鐵  
庶易碎耳近閱鹽池志以舜南風解愠目爲鹽池

而作亦所謂想當然耳

童華蘭谿人以鉅貲爲番商會海寇起胡制府令  
華與汪葉賀易藉緩其兵比汪葉就縛則商貲盡  
矣僅以功襲杭州衛指揮余見華時年已七十矣  
華自言汪葉旣誅部落死者萬人雖授一官而舉  
家十九人一瞬爲火藥所燎蓋餌殺多命之報也  
特爲東南桑梓計則吾不可謂無功故餘一老命  
至今耳余因問其商海情狀大抵日本所須皆產  
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  
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

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爲彼國所重海  
商至彼則必以貨投島主島主猶中國郡縣官先  
以少物爲贄島主必爲具食其烹煮雖與中國殊  
然醯醬椒薑種種可口肴果亦有數十噐必一噐  
盡撤去更置一噐其貨悉島主議之低昂旣定然  
後發市信價更不易也又言有寺院有僧寺中無  
佛像但篆書數牌屋皆覆板國中土襍硫黃不能  
作竈必往別島取土坐皆席地脫履門外載物有  
車牛騾負載一如北方其婦女髻垂頸後好潔日  
必數浴然最尚男寵他若占城呂宋琉球歷歷爲

余言之不能悉記也華妻子死火後別娶生一子家甚貧至不給朝暮也悲哉

余又見浙開府標下有夷來定者本俘倭也與其兄及倭衆並擒胡制府令縛置教場以烏銃擊之衆皆死惟來定兄弟累擊累不中制府釋之使置軍前改姓夷名其兄曰來住弟曰來定來住早死來定余于癸巳年見之年約六十許娶妻有子孫矣夫一逆倭耳乃王法之所必誅天何私厚令得子孫中國乎冥冥之理誠不可曉也

蔡白石喪自南歸殯于中堂茅鹿門憲副往哭之

屬其家曰白石知我我無以報便令紀綱索磚更砌棺外二尺有奇曰此以報白石也及爲盜火棺賴無恙

窰噐惟柴窰爲今寶重聞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奩中有之而吳翁遣嫁夫人曰蔡郎官已八座必不望貧家奩贈獨此杯家世寶重與汝夫婦以當共匏之飲後爲盜所火知者惜之夫人爲允兆姑余曾問之允兆果然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潔踰冰玉中歲其子景石別駕天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革命惟蔽產

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議遂息  
觀此非有丈夫氣者不能也

余年二十有四以書削自給于同縣姻家呂氏呂  
氏子兆禧字錫侯少余十二歲時已通一經善屬  
文志復慕古冀探千秋遂與余結契觚翰肆募篇  
藉乃以晝供帖括夜博子史非丙夜不休兩人每  
讀一書必乙其處以自程錫侯十六爲諸生十七  
應鄉試下第鬱鬱不得志明年七月死未幾父母  
併喪遺腹一子名來復亦死其婦爲許雲村先生  
孫星石侍御女也所著有呂氏筆記如論關朗易

始屯而終旣濟孔安國註尚書六宗用孔叢子爲  
家學詩涓陽引左傳賦鳩飛證穆姬之卒高誘注  
呂覽琬琰不知竹書故是二人淮南子定爲許慎  
所注梁昭明悼王規一令考是簡文所作黃香天  
子冠頌補完于通典陸賈新語識辯惑慎微之顛  
倒而後能讀皆足釋千古未析之疑發前人未剖  
之蘊所謂鵬雛折翮于海運片羽用儀于鴻陸者  
也胡孝轅先生爲序而傳之

余嘗讀四夷館釋字文無論外國卽如緬甸宣慰  
便用夷書而表言俚鄙自稱爲奴婢可憐見云云

本朝文教有加曩昔豈不漸被荒外乎乃知唐世  
白狼王金真等詩必疆吏代作用欺好大喜功之  
主耳

余謂昔人黃鶴樓詩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句每謂  
不然及身到武昌憑眺軒檻然後知晴川歷歷漢  
陽樹芳艸淒淒鸚鵡洲如画也更憶王簡棲頭陀  
寺碑云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  
削成日月之所廻薄西眺城邑百雉迂紆東望平  
皋千里超忽武昌形勝此爲絕矣

湖口縣前受大江左當彭蠡波濤激啣岸石崢嶸



舟不可近梁將軍云昔爲江西裨師以舟師躡賊至此爲風所擊碎舟三十餘艘又云戚少保平興化賊所獲金銀悉以充餉重犒諸軍其他錦綺書玩刀槊甲冑尚有數船過此亦爲風所破盡輸蛟室少保云此悉縉紳橐裝賊寇利器也當官則敲朴盈耳臨陣則肝腦塗地乃今縉紳不終有而歸之于賊賊不終有而歸之我軍剩瀝餘腥猶復爾爾始知非義之獲終屬烏有耳

倭奴之據興化也至與居人相貿易郊部間亦皆爲之耳目戚少保兵至興化尚去城數里卽命下

營前鋒請進兵之期戚云尚須請命撫按及本省  
援兵何言易易也倭奴偵知稍不爲備昏時享土  
初更傳令銜枚進兵半夜入城矣又戚戡定東南  
每破賊所得婦女多貴家閨箔戚皆置之公所使  
能書婦人人問其家閨住處悉從昏夜肩輿送至  
其門人無知之者此盛德事也若大司馬某備兵  
廣東時與梁總戎面審賊屬美麗滿前至向梁乞  
問方言低聲調笑以愛弔海問之不佞矣  
余嘗從德清茅山趙氏見文敏公及管夫人像筆  
意甚古面龐多用鈎法文敏冠長翅幘頭夫人握

髮作髻貫以長玉鳳簪蓋國初臨元人手也近見  
文敏自寫鏡容頭戴笠帽項下垂纓身着半臂此  
是元人裝束則幘頭者子孫改飾之耳又見趙氏  
藏文敏公家用簿書法隨手運筆精妙凡養蠶樹  
桑稼穡工料奴婢日給與今不殊第往往用麪作  
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此皆今時南方不  
用豈古今習俗有不同者邪

德清慈相寺半月泉有蘇文忠墨跡後井研陳公  
更礮石刻置壁中鐘樓下十王牌位皆趙文敏手  
書書極精楷又東嶽廟后土夫人塑像冠作九龍

從後向前與高宗瑞應圖太妃冠服不殊又是躡  
岐頭履如米南宮所画文德皇后遺履蓋宋人塑  
手也貌亦端整惜乎剝壞耳

余于萬曆癸未客於潛排後村之顧氏村有玉澗  
橋以亂石疊成如虹飲溪上深灘懸溜映月浸山  
足供旅人孤寂時深秋水落閑步橋下見橋址一  
石隱有文字磨滅幾盡讀之乃隋人墓銘僅二十  
四字其人似是舊將得罪隱遯者其辭曰闔辟投  
簾開皇受弧振旅袍罕銜譖明珠乃用老焉不曰  
固乎上下文尚數字不錄不曰堅乎而改堅爲固

避隋文諱也

李臨川先生以名諫僉臬投簪歸老樸儉一如寒素嘗謂余曰今貴家子弟往往致飾精舍鑪香瓶卉珍玩種種羅列于前而一經四籍未嘗觸手詒人曰此我讀書處也每憶余少小爲諸生時牀前但燃一缸內人女紅余攤書共照每至夜分未嘗無得也此蓋先生所爲錚錚林下者乎

鄭端簡家規雖宴貴客不使粉墨粧塲雖給用有羨不營子母之利雖子姓繁衍卒無一人入歌妓之室者此規至今行之誠縉紳家久遠之藥也

劉熙臺先生生平介白余嘗見其手錄私記自縣令以至藩司每官識其所積蓋守令積俸亦數百金若臬副至方伯每任不過百金而已又嘗讀鄭端簡公熙臺父威縣公墓志以縣令進署郎尋卒橐中僅五十金耳亦其家傳有素也

長老言朱處士西村能詩而貧一介不苟以教授生徒自給七十年如一日也許九杞將葬父擬得名輩題主族人各以當時尊貴進九杞云公等特論官耳不孝非官也邪恐諸公所舉無若西村老布衣無軒冕罪過也卽爲嚴禮泥首其門哀懇有

踰顯者賢舊舉動與流俗不同如此歲丁未余友  
劉少彝擬乞陳眉公題其方伯翁主乃眉公堅辭  
遂令朱許獨擅其美也

王沂陽先生家藏多書所萃丘陵學山中有子夏  
詩傳申培詩說二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髮狂叫  
諸壯兒曰筐篋不煩救第得一囊書者當酬一金  
也火甚熾卒不能得一書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殲  
我千秋知契邪爲蹋地號哭此政可與有書癖人  
道之

吳興飛英寺塔內更有一石塔唐時所建其斗拱

闌楯窻戶玲瓏琢手精妙近工不及也又白蘋洲  
有學士石三爲趙文敏家玩石亦渾沌無大巉壑  
又張氏有一石黃色特頑石耳上有孟東野題云  
得之草莽中

癸巳秋光山彭侍御按湖董潯陽宗伯范屏麓祭  
酒咸爲怨家仇訐院門喧擾約數千人一郡爲之  
洶洶然宗伯暇豫視猶尋常嘗見董對客猶談說  
史漢評隲遷固短長疊疊不少休比余謁范范坐  
一床自床下至廳事門屏皆潑撒毆詈人也范曰  
不肖起家逢掖叨幸金閨一旦至此不獨上負國



家見前面目何能更向當世賢豪乎觀此則兩公作用識者當自有別也

盧次樞以賦名噪天下脫其死于法吏之手則當湖陸莊簡太宰也曹溪以頓教覺大千復其齋田于侵奪之餘則嘉禾陳侍御海樓也胡襄繆以撻伐定東南護其家于被逮之日則繡水郁比部賜川也三公者或憐才或弘教或報功皆足傳當時信後世者也

余嘗客湖之埭村吳氏吳故素封有族子西園者代秉家政絕有力一日會余飲忽奴丁來言兩牛

殊鬪不解吳投杯起曰君第隔水看當爲手解比  
至鬪所二牛猛抵其聲動地觀者遠望咸爲失色  
吳攘臂前爲手捉一角兩臂翼張二牛遽分六尺  
許地牛怒欲立吳遂一擲水一擲汗中而解又嘗  
爲其叔輸官米于倉適厥闢方啟其半吳以一石  
先擲厥內叔曰此米爲石二百汝能一一手擲當  
以百石旌汝吳曰但幸叔無食言不敢愛力也遂  
擲如輕橐俄頃都盡復從厥中擲百石向外曰敢  
拜叔賜然恂恂長者未嘗以力侮閭巷今聞治一  
圃虞老矣子亦有力曾以一棒殺一虎

漢魏六朝文集靖康間悉爲金虜輦去今按通考所載自宋玉至顏之推僅三十種耳今所見惟董仲舒蔡中郎陳思王嵇康陸機陸雲陶靖節鮑參軍謝宣城江淹庾開府十餘集其他如固安鄭錦衣所緝楊子雲集吾郡沈沂川先生所緝謝靈運沈休文集吾友劉少彝所緝徐陵集皆近出也往余友呂錫侯與余欲從史傳文選及諸類書地記子襍盡錄古人文集所就者有東方朔潘岳潘尼傅玄傅咸孫楚孫綽夏侯湛顏延之任昉梁簡文梁元帝十一種先刻于漢魏名家者爲東方朔潘

岳任昉後刻于顏氏傳書者爲顏延之惟簡文集尚存齋頭錫侯有手筆一篇附見于此夫要說五家空聞定于漢殿典論七篇不復傳于魏石雖六御易乘千秋難擅豈腴音有讓庸作浮理自遜演爰而文思莫企經緯固殊哉梁簡文帝以雋瞻之才丁凶否之運讀書萬卷不救鷄鳴之歎有集盈軸幸藉麟趾之藏顧時代禪更兵燹銷盡旣淪全璧猶見碎金禧以佔俾之暇與友人姚叔祥博搜載籍共相抄緝都爲若干卷以謂翠華不見賴遺翰之尚存芳藻言凋庶先標之可赴耳

余讀董漢陽所載舊志吳越國朱府君墓銘有稱  
開元府海鹽縣則錢氏嘗改嘉興爲開元矣比查  
吳越備史無之統志亦缺更讀樂郊私語有何執  
中重修黃郎中廟碑文亦簡婉有意何雖奸黨不  
以人廢碑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  
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  
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民  
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  
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  
隔澤無及也世與澤兩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

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  
令勸後令也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  
不改卽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者使後世不忘  
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  
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  
哉更讀永樂間舊志云二賢祠在縣西南三十步  
祀黃郎中魯簡肅也爲知縣龐公嵩所建有高巽  
志過二賢祠詩曰思魯橋邊月較明二賢祠下水  
逾清如何水月無情物也重當年宰邑名又有張  
可久別澈川楊安撫越調小桃紅日晚風吹上海

雲腥山色秋偏淨了得相思去年病不堪聽尊前  
一曲陽關令斜陽恁明寒波如鏡分照別離情可  
久號小山元人工于詞者此詞大有情態今志所  
無也

余篋中有毛詩艸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  
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按陳氏書錄解題  
謂此書多引邵氏似非吳人余謂陳氏所見特邢  
昺疏後抄出以備一種者耳若余所藏則艸之類  
五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  
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未嘗一條引及邵氏

者余備檢爾雅惟木槿紅蕒芘栢碩鼠諸條有引及邵氏者然其語意似皆疏人互引抄者混入之耳且余本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爲表裏

陳無功叅軍旣以該洽注任彥升文章緣起更搜詩之類曰二言八言三良四愁七哀百一操暢支繇曲行吟怨思讀謠詠歎弄鹽樂唱諺別調偈襍言盤中相承迴文反覆建除四詩集句聯句名詩絕句律和不用韵題用古大小言詠史文之類曰制勅麻章畧牒狀述斷辨法典引說難詛文對事



客難賓戲答譏釋誨尺牘凡六十五則自注其下  
題曰續文章緣起此彥升自餘此六十五則以付  
後人後人不敢受而付之無功無功嗒焉受之可  
謂得數百年人不敢受之製作遽自千秋耳余謂  
若急就章兩頭纖纖五噫十千十二支歇後及命  
呪質劑券契千文本夾伶仃過所皆當補入者  
湖州重修天聖寺碑爲沈繼山先生作董青芝禮  
部手書碑成而覓跌未得一日僧從舍後發土有  
大龜跌瘞焉遂以相配不爽毫髮沈公因足二句  
云龍歸絕壑溫涼空二水之池龜沒荒原苔蘚翳

百年之碣龍歸指寺有錯龍盤殿柱說也

許雲村先生業舉一子曰某顧善病時先生六十以老因更納陶夫人復舉一子卽所稱星石侍御也侍御生十六爲諸生輒受餼雲村卒後侍御乃游太學舉丙子鄉試久之謁選得河間司理以贈太孺人憂去官起復東昌擢貴州道監察御史錚錚多所論列謫判寄嵐歸卒沈繼山先生爲志其墓凡海內建言家莫不有云亡之感其直言敢諫可謂無愧雲村侍御嘗以八宜爭上趙文懿公其畧曰竊觀自有君相以來譜牒編年紀一代之君

必系一代之相靡人或遺靡媿不彰靡慝不著論  
政原心治亂盛衰雖隔千載宛然在目閣下以今  
日國勢爲治耶亂耶盛耶衰耶乃閣下兩月以來  
不聞封還一詔不見匡政一事未嘗論救一人中  
外洵洵疑閣下曰 陛下惡銓部而加罪于會推  
嚴譴空其曹閣下宜爭虜入遼左守將擁兵不戰  
陛下薄責守將而逮繫監司閣下宜爭 陛下括  
滇金不中程督過滇吏科臣楊恂疏救重加罰治  
閣下宜爭邪臣劉世延窺伺好尚導慾行讒竟令  
罷官聽勘閣下宜爭諸龍光罪不足死而殺之爲

悍將報讐閣下宜爭平壤之戰乘勝攻倭大將軍  
輕敵寡算全軍覆沒卽得千五百級戰沒相當必  
欲敘功宜捷閣下宜爭量材授官銓司之守猥云  
專擅是陽授之柄而陰掣其肘也閣下宜爭 陛  
下槩罪言官動稱結黨臺省幾空閣下宜爭方今  
陛下深居高拱六卿強半杜門臺省諸臣望九閭  
而不得進一時主德民生士風吏治繫閣下一人  
是賴而以尋常之心處非常之任竊爲閣下不取  
也

見只編卷上 終

嘉禾屠懋昭重較

姚叔祥見只編卷中

鹽邑志林第五十四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丘月林尚書與江南吳趙諸公氣誼交善京邸相  
過必爲治具有水陸異饌丘必每味稍嘗併問產  
地便置箸不顧或更勸少進丘曰公等生自江南  
物品所萃吾鄉特有羊豕韭蒜耳土炕柳墻之間  
不知尚有幾番寒暑一旦舌根念此何從相慰乎  
新安江念所侍御嘗疏侵當湖陸太宰一日太宰

于他處遇江太宰偃僂揖謝口自謙責不已江但  
一揖而出及太宰平立則江已出門跨馬矣太宰  
目送無少愠色足稱有容

余嘗得張方洲先生所画米元章拜石圖元章袍  
笏半面一足跪地一足將起一石在前用墨濃淡  
漬成若今英州石狀石後映一松一栢欄手題其  
上云吾聞周人拜九辨各有則空稽猶簡易振肅  
儀已極禮達百不煩力致一可惜蘇卿抗匈奴鄭  
從厲絕域亞夫辭介冑汲黯服長揖生死矢不移  
寵辱安所恤云胡後來者軟媚等儼劇望塵伏床

下不復論曲直黷以諂公卿愚以祈老佛頽流逐  
靡風掃地盡古迹元章夙奇蕩動止異俗習強項  
難苟俛捫膝不輕屈自從辭君親久不爲是役落  
落無爲鄉寥寥不齊邑伊誰與爲禮見此孤立石  
颯焉松風生隱只雲霧出踞如猛虎化厲若老蛟  
螫彷彿入魯廟正我緘口客又疑千秋亭翁仲失  
其一終知混沌鑿倏忽委靈骨欣然命袍笏雅拜  
情孔適物我兩相忘恭傲脗無隙清狂詎如許深  
意將有急全勝彼昏人僕僕賈危隱但恐違中庸  
行怪不可率頃合州李二溟吾師遠自長沙以朱

題見餉因揭此圖寄答蓋以先生曾知無爲卽米拜石處也

今上御書圓健有法嘗見陝西羊羸運數及御用炭目字字皆從聖教序來如是字一疋往往以筆捷運而波偃皆有收勢不謂萬幾而能畱心染翰如此天行健哉

嘗聞工部勾當言長安街一棹楔其費約至萬金無論其他卽乞一監押匠作亦須百金關說殊可駭也又如長公主府第最爲迫狹計用彩繪大青石綠各至千觔其他種種有不可計者國家帑



藏安得不虛罄乎

湯若海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  
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韻所不載  
者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及評近來作  
家第稱梁宸魚浣紗記佳而記中普天樂尤爲可  
歌可詠此說至今不得其解公復玄解星命謂余  
乙運擾擾以今驗之果然

劉允陽祭酒狀貌短小言論慷慨音甚清越第一  
眼白聞諸江右貴達言公在孩抱時其父挈示羅  
念菴先生羅聞聲曰貴兒也遠望之曰必早第人

也比視其目曰必吾同官也

今上聖神天縱無論臣下奸賢炳若觀火有如敢  
諫之臣未嘗不拳拳置念也乙未四月沈繼山先  
生由工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先生疏  
辭方閉閣竢 旨忽南充陳相國鳴騶過沈曰公  
疏發票僕與洪陽擬旨云才猷素著 上旣批發  
復以筆抹才字易之以忠蓋聖學淵鑒識別甚微  
忠之 與才何翅千里此余耳聞之南充公者  
倭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楊貴綠爲  
館伴小西飛暱楊有私覲之禮如刀盒之類一猶

常見惟銀錢多作人馬之狀更有銀一片形類椽葉厚二分長七寸許中有一脊陽凸陰凹兩旁斜擊數槌酷似葉瓣側有一印長寸餘隱起三字曰石州銀皆中國字惟州字斜飛耳

李汝藩勳衛出使日本傾城郊餞始越城圍輿杠忽斷如鋸識者知李此行必當辱命已而果然先是嘗聞李臨淮秀岩語所知云自先公已來所積恩賜悉爲石司馬強貸作內家營辦計已不貲一兒更將置之絕域是朝廷得虛名吾家受實禍也卒之李石奪官下獄死亡相繼兩公者所謂自遺

伊戚者乎

乙未殿試讀卷繼山沈公以左司空攝尚書事得與先是甲午元旦沈公在茗溪邸寓夢人語公曰玉殿傳金榜君恩與狀頭因以語余不得其解至是公且入朝謂余曰疇昔之夢或因此有驗乎公竟得白下蘭嶠朱公卷爲狀頭比公事竣出朝向余大笑曰竟得狀頭矣于是贈朱詩有夢裡昔曾占盛事相看殊慰野夫情之句一時趙張陳沈四相國咸以爲奇各有和什

殿試明日閣臣同掌詹掌翰六部都通大堂上官

各一員入東閣閱卷皆衣緋卯入酉出出不歸第  
宿于禮部又明日早請 上詣文華殿不用侍班  
侍衛等項讀卷官各執卷至文華殿門外候 上  
升座傳讀卷官進各官趨至丹陛行叩頭禮入殿  
內東西序立傳讀卷讀卷官居首者至 御前跪  
展卷朗讀畢司禮監官接卷至 御案本官叩頭  
興復班其各讀卷官以次進讀如儀讀三卷後候  
旨再讀幾卷如奉 旨免讀各卷官卽執卷同至  
御前跪司禮監官以次接卷俱置 御案各官叩  
頭興復班傳各官退各官出至丹陛行叩頭禮畢

卽出至文華門外候 上將試卷裁定御批第一  
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第一甲第三名畢同其  
餘各卷發出內閣官領收上四官是日各讀卷官  
先將第二甲第一名以下拆卷填寫黃榜又明日  
傳臚始填一甲姓名讀卷官供饌每日三餐每餐  
鳳鷄一隻重五觔燂肉四方重四觔下飯五器  
京細菓五盤酒三盞饅首粉飯飯已收送各第併  
器盒置之而去讀卷已復賜宴東閣司禮監官陪  
宴肴菓極盛重得士也

封事遂敗 上復召九卿科道會議時丙申五月

初八日也諸公集東闕下觀者數千人余亦往看其班次左邊第一戶部尚書蒲州楊公俊民次禮部尚書吉安范公謙次倉場右都御史彭縣邊公維垣各西向右邊第一刑部尚書泰安蕭公大亨左都御史南昌衷公貞吉戎政右都御史吾郡沈公思孝各東向而次邊少後則吏部侍郎無錫孫公繼臯禮部侍郎臨朐馮公琦侍郎楚劉公楚先通政使田公蕙次沈少後則兵部侍郎慶陽李公禎刑部侍郎寧陵呂公坤工部侍郎南昌徐公作左副都御史澤州張公養蒙大理少卿連公標而

北向左班爲給事中徐公成位等右班北向爲御史周公孔教等班既定于是職方郎中賈公維鑰等北面一揖宣 旨訖此時上下嚴肅間無人聲久之楊公言曰此事重大其說甚長非片言可盡吾輩已各具一揭但當畫一題字足矣諸公皆諾惟吾郡沈公厲聲曰此一題字誰敢寫石尚書以一封字貽禍國家 皇上以國家命脈聽之我輩我輩旣受國恩寵不思竭忠盡言圖報國家乃欲以一題字了此公案則安用吾輩站班闕下今宜毋附當事毋執我見吐盡本誠以襄至計時禮部



范公實贊封事乃出班詰沈曰此一封字足代師  
徒百萬策無踰此者卽有訛言遠在萬里公能縮  
地知其必壞乎沈公叱之曰封事旣成何以冊使  
潛遁旣懸萬里公當能飛耳長目知其不壞耳損  
威辱國釀禍已極尚欲附和奸臣欺君誤國乎范  
爲失色而退于是蕭公極言封事之非因言戰守  
之要沈公曰戰守雖要猶是第二義須要擇當事  
大臣然後可議戰守御史周公曰沈公之言是今  
日頂門一針也國家之有東事如人身之有痼疾  
曰戰曰守猶治標治本之湯劑也假令庸醫治之

雖知方藥昧于緩急必致死亡今之庸醫則閣臣  
趙公尚書石公是也欲起痼疾須去庸醫欲了東  
事須罷趙石沈公復數石公欺君者三辭色甚厲  
兩班失色觀者莫不吐舌于時各官班後各有中  
官數人竊聽其言書之小紙飛報內庭議畢諸公  
相向一揖而退比出端門范公揖沈公歡然摧謝  
所謂下殿不失和氣也

司禮監張太監紀綱霍文炳倚賴聲勢官至錦衣  
衛指揮僉事雖同官召飲或盤案不適卽召厨丁  
從主人前杖之一旦以侵盜事敗併及于張張惶

遽急稱病謝事 上猶下溫旨賜羊酒慰之不信  
宿而詔藉張矣時張弟都督某當藉產雖命婦貴  
姬率被索摸然後出門誠極辱也文炳與妻見以  
竹筐盛之挑昇赴獄手足傷爛至不忍視聞其妻  
有耳璫曰映紅價值百千謂宮禁所無也小人得  
志內外奢僭有踰侯王倏忽傾覆亦理數宜然  
丙申三月初九夜聞兩宮火余起驚視月色已沉  
火光燭照有如正晝戎政沈公馳往撲救長安門  
猶鍵也已各部咸集朝門始開沈公督諸將佐而  
前于時營軍不能遽集卽團督外朝宿衛約五千

人入端門然軍不得旨例不敢入舍粹草奏字不  
數十耳至以數金索得書人書竟疏入半餉詔始  
下沈公率先以一足入左掖門主門宦者猶謂昏  
夜不得縱入官員固欲闔門沈公一足幾斷大呼  
我奉詔救火大臣也猶謂不然以牙牌示之始得  
統軍而入至火所則焚蕩無餘矣明日 上賜沈  
公肴果十二盒時已季春有白桃蘋婆鳳僊橘色  
味無少變也

吾浙海道勺源丁公往以侍御疏劾黨中江陵子  
弟科目諸臣落職稍遷楚臬以至今官竟以乙未

外察黜之未幾以訪單賍貨被逮逮至蘆溝橋余  
變服謁丁道旁見丁與錦衣官同坐一車差官首  
著忠靖冠衣綵繡深衣意揚揚也公布衣烏帽背  
此官向余談笑自若比就訊而賍貨皆誣卒坐遣  
然公自下獄榜掠極被楚毒至于遠戍萬里而神  
彩逾王言談慷慨無少窮屈可謂眼空患難人也  
吾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分宜嚴東樓侍郎  
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金旣衰老食貧  
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  
矣

余從京師見高郵守楊君家有古玉合卺盃其製甚奇狀以一神鳥立伏獸上旁鳥翼各置一盃下從鳥足間橫置一筦令酒相通蓋出鬼工也比讀武林舊事張俊供奉高宗有玉左右盃其盃中通一道當卽此盃也此盃始在吾鄉姚少宰禹門家價僅十二金耳今價至三百金矣

乙未蜡日麻城丘長孺招同燕中名勝啟云朔雪敝貂未換西風倦鳥投林跡若萍飄人疑星聚敬詹初八聊設非筵欲借盃酒之歡薄聯兄弟之好弓鞋朱履爭爲後先錦瑟銀璫互相錯落謹致風

盟敢期同駕一時名士爲顧朗哉王行甫柳陳父  
汪公幹李叔操莊靜父吳允兆顧孝敷梅子馬張  
誠甫郁孟野汪明生袁微之魏頴超盛季長范允  
叔王長卿王資敬盛太古袁仲子張去華顧聖與  
周仁卿張恭甫阮太冲沈孺休楊不棄余仲志趙  
幼安張伯夜李元暉王雲池及余集衛園主客凡  
三十四人此會以薛五素素意欲畢見諸詞家故  
丘爲此集比諸賢畢到而薛竟不來以袁微之意  
在孤擅不欲使薛更見他人耳此夜積雪在地素  
月流空粧場間樂竹肉互奏余得豪字有詞人列

坐歸牛耳公子當筵識鳳毛之句丘爲太守某子  
翩翩豪舉能詩歌嘗以千金得吳妓死白六歸葬  
者

江南藏書胡元瑞號爲最富余嘗見其書目較之  
館閣藏本目有加益然經學訓註稍有不及有搜  
神記余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詒知者率從法苑  
珠林及諸類書抄出者又夷堅志有五十卷今刻  
特其五分之一耳其他襍部如歌曲山謠陰陽小  
曆民間俗本無不畢載雖四部秩然難爲品賞也  
頃見元瑞甲乙刺言云有盧思道知已傳二卷則



又前目之所不載者

嘗聞陝中馬價匹至數十金自鎮將扣除以至胥史每匹第八金耳又所給料草半入于軍不三數歲骨見如山矣其能與虜馬相逐乎西人言虜中攻駒法駒且馳必節其芻乳者信宿因置母馬于山巔鳴喚子駒駒從山麓奮躍一舉而上爲良其有不及而踣者爲貢馬茶馬而所謂良者不漫乘之卽入寇時亦乘他騎必臨敵然後躍跨良馬是以衝突營陣勢有不易禦者余嘗見陝中尖夜張得三時從虜中盜得其馬最高而耳皆戴環

京師鷲峰寺有旃檀釋迦接引像其足立處幾于交趾不作八字衣紋多作直褶如出水衣附着股臂間面目向上絕不似今滿月思憶相也據禰說佛像至唐始作滿月復以菩薩爲美貌狀若婦人此像竒古卽未必如所記始自阿育王云云亦必唐已前所造也又邠州大石佛三像各高數丈率皆彷彿阿思藏法觀其題記則造自貞觀與此像更自有間

輦下珍禽竒獸所萃然惟虎豹象駝可見而獅以檻死第有畫圖耳止貢獅蠻至今尚在出必白布

裹頭身着紅罽深目霜虬蓋七十已外人也能言  
鳥祗是鸚鵡有白者大紅者紫者有五色若點染  
成者惟白者最大然喙距皆黑若尋常鸚鵡稍近  
其架則必摯而食之其聲洪大而語不甚了其他  
若秦吉了亦能言然不能踰冬蓋北中極寒故耳  
關中騎士特所稱標兵營騎射可觀余嘗見後騎  
彎弧擬前騎盛纓及射田間黃鼠百發百中此外  
惟三眼鎗與短刀一柄耳若他營則不過以懦弱  
白徒頂被甲冑已踰三十餘觔而八金一馬更芻  
秣不給每見其行路崎嶇多人馬俱仆者此尚望

其注坡陷堅固旋突陣乎亦不過徒費軍需而已

梁都護才從陳岷麓侍御監軍朝鮮言朝鮮疲弊  
倦于供應前此進兵鮮人懼我兵有踰日本則兵  
之爲鮮人患可知如朝鮮國主亦一王者中朝差  
委自一命之臣王必郊迎坐則東西向爲賓主有  
宴有歌舞歌雖不解舞則兩兩爲列皆十三四童  
女飛躍盤旋動止中節所謂高麗舞也食品有牛  
羊雞魚而無豬鷺爲最貴王必手送爲敬王服袞  
繫玉然皆故敝不成威儀又言朝鮮大臣惟一權  
姓者稍有幹材他皆常人耳陳遠使外國拮据軍

事一日方與楊中丞計議忽焉中痰而卒贈太僕卿廕一子錦衣衛千戶陳前令德清有能名

梁總戎文海襟翁長子也在海南征獅百脚蠻時朱憲副東光爲賊舟所圍諸將遠泊沙灣聲援不及梁乘小舟數隻率精勇百人大呼破之遂盡俘其衆還至沙灣見諸將舟中擄獲相當密問之則皆沙灣村民也梁悲諭勸釋之諸將曰君一人所獲如許尚不欲以少功相容我輩乎梁不忍枉戮村民遂以已所俘賊悉與諸將盡釋村民至今沙灣家戶猶尸祝梁也然數竒不見用戊戌歲以張

副將征東兵驕無統紀梁以偏將督兵赴朝鮮諸將使朝鮮者率恣狠暴梁獨加意撫戢朝鮮人士甚懷念之及其班師爲樹碑頌德曰仁肅之碑碑文曰麻元帥班師越明年夏公握兵來舒舒不鄙夷我民爲撫摩鳩輯計省供搞之費薄奉御之具特嚴其部曲中戢其技求一軍莫不從命無敢越馬樓妾旅襍居民而相待如賓使雞犬寧村蔬果盈園紅女上機農夫載畝牧不蹄苗樵不撤屋一境得安堵德于吾民甚不細然是皆公餘事若言其謀畫如武庫借著等編可與韜畧相上下其變

化誠不可測竊聞公東魯人夫魯乃先聖之邦古稱多君子人今見公尤信必於好謀訓興起者乎噫公之駐此府未數月民猶不敢忘若復一年二年則民之思慕公當不下晉羊祜梁公之姓文其名兒童走卒無不誦知若非斯文宜如何壽譽銘曰令如霜惠如春綏一方如其仁永不忘在斯人其文亦簡質可誦殊勝中華去思套碑也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北十五里墓有魏孝文帝弔殷比干文其文亦北朝之菁英也向曾語胡孝轅欲入續文選不果今採節于此惟皇邁遷中之

元載御次乎闕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維  
甲申指崧面而搖步順京途以啟征路歷商區轄  
屈衛壤遂傍睨古蹟游陬曩風覩比干之墓悵然  
悼懷焉聯興其韵貽吊云爾曰三才之肇元兮敷  
五靈以扶德含剛柔于金木兮資明闇于南北重  
離耀其炎揮兮曾坎司玄以秉黑伊稟常之懷生  
兮昏睿逝其啟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  
蔽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黥黥其若翳咨堯舜  
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沉湎而不知申兮終或  
已以貽戾蹇蹇兮比干藉冑兮殷宗含精兮誕粹



寘樹兮英風稟蘭露以滌神餐榮英而儼容如薜  
荔以蕩識佩江離而麗躬履霜以結冰兮萃窘忠  
而彌濃千金豈其吾珍兮皇舉寔余所鍾奮誠諫  
而燼軀兮道危言以釁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  
子在殷實爲梁棟外贊九功內徽辰共匡率袞職  
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悖運邁此不  
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泯負乘竊噐怠棄天倫懷誠  
齊怒讜言焉陳昆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脯子  
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  
何其輕生一致死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旣

灰不其惜歟永以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此言其果于輕生勇于愛義比干有靈樂受  
之矣第如曷不相時以卷舒今徒委質而顛亡雖  
虛名空傳于千載詎何勲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  
逝疾飛足而歸昌德比肩于尚父卒同協于周王  
建鴻績于盛辰豈肯宇于齊方闡穆音于萬祀傳  
光業以修長而乃自受茲斃視竅殷辛剖心無補  
迷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  
臣此恐非死諫本懷至于虛名封墓兩言須知念  
不生死前寧計及身後乎若重曰已下翼翼逼騷

亦北中好手也按宋吳處厚碑陰云其文類騷其書似隸首曰惟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次乎闔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今以史譜考之是歲寔大和十八年都洛之始年也故云元載而歲在甲戌故云闔茂月旅仲冬故云星紀朔次辛未故云十有四日高氏小史亦載其文以嗚呼介士爲嗚呼分土字之誤也今宜從此碑介士爲正

海鹽翁學訓嚴之壽昌人爲人嚴正而接士寬厚官貧齋冷首蒞自甘未嘗與寒生計束修已上一

日獨坐忽有恠風從牖下起蓬勃掀播震蕩無已  
因起步庭外則階艸不動也入室復然食頃而止  
心恠之疑牖下有異因命僮奴持鋤鑿穿砌而下  
三尺許得一婦人屍色生如新因以詢之齋役始  
知前訓樊悍妻殺妾埋此也翁遂具棺殮葬之郊  
外未幾聞樊死而樊子某舉孝廉亦死而悍妻卑  
窮老無所依蓋冥冥中以此報之也樊處之縉雲  
人

環慶間不復見竹蓋極寒竹不宜耳故有司村人  
多用柳木板惟邠州使院齋前有竹二叢過此者

皆詩以詠之又邊地有草狀如益母而莖多白毛  
毛着人肉痛不可忍問之名線蔴地產此草則無  
毒蝎又嘗馬行塞外見沙中有草白色其葉如蘭  
而一花着莖上余命控馬卒摘花此卒以雙手拔  
花至莖斷倒地大都韌甚故勝寒耳世稱竹勝歲  
寒豈二草更勝于竹邪

郁伯承言吾鄉趙尚書仲子錦衣公客莊浪病思  
得魚乞之當事者當事命人騎致一冰于趙重數  
十斤趙曰求魚柰何得冰曰魚在冰中因破冰出  
魚重僅四兩問其價曰其來飛馬三日價視魚重

減什之四耳因憶余在固原見有司送開府魚一  
噐噐滿貯水皆人家盆盎中朱魚也爲大笑却之  
未幾傳 肅府送海鮮以二紅棍呵道而入啟箱  
視之則東南枯鯢魚一頭乃田農佐食者耳

范屏麓太史言往在南時婁江王相國方祭酒成  
均冬日偶過王語良久欲起作別相國云幸少坐  
小女謂今日當雨朱雪果爾當煩作韻語紀異否  
則共以一笑解之范意中謂必妄耳食頃庭中須  
臾作雪他處皆白惟中庭若胭脂和雪母照耀人  
面暈作桃花范有少女風前吹絳渚太師庭下佈

丹砂之句此曇陽事也弇州曇陽傳雖無此語范太史應不妄及聞王澹生吏部與沈司馬言則謂盡不然也

余舊從書畫肆中得會稽石刻修禊圖一卷破碎不堪着手數年後偶一開展展卷且盡忽有爛紙一幅視之則米芾所画文德皇后履也旁有睿思殿印米復手題二十字字亦飛動陳仲醇先生跋其後曰余讀書秀州項穉玉閣中友人姚叔祥出視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博士召入內庭鑒書畫奉

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併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立政殿年三十六葬昭陵九嶷山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流傳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屣有舄有屐有屨有鞋有鞞有屨男子貴賤皆攝之而婦人見于記籍者頗少貨



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  
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屨此婦人屨也戴良嫁女布  
木屐延嘉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  
系襄陽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  
着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江泌斫屨爲業則屨亦  
屐類西施響屨臨川王宏潘妃寶屨直千萬此婦  
人屨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采織成靴  
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  
馬人換其鞞而去此婦人鞞也段成式詩云醉袂  
幾侵魚子纈飄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

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  
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  
建憐羅襪顧步寒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  
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鳥  
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釧  
墮鳥狼藉于道此婦人鳥也大抵單下曰履複下  
曰鳥舞履曰屣草履曰屣小兒履曰鞞履中薦曰  
屣花生鞞曰鞋鞞始於趙武靈王屣始於晉文公  
總之皆履之變也徐乾撰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  
但有鳥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者黃纁青絢素

履葛履已見于周官太子妃絳地絞履已見于東  
官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于趙飛燕傳龍虎組  
緹履已見于秦淑與婦書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  
以周旋已見于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  
又見于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眇春錦又  
見于甄述女詩而謂古無履而有舄然歟否歟據  
文德履長尺底向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  
尺邪梁表錦尺邪開皇水尺官尺邪宋太府布帛  
尺邪淮尺浙尺邪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  
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尺計也然古

樂府既有雙行躔漢襍事祕辛周視瑩足底平指  
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李後主時已  
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十五  
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  
以周尺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  
人頭員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賈子則  
謂奴婢履色無過純青古繪者又有一足白履一  
足黑履梁則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  
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画跋邪余憶于  
唐官論元徵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

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某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  
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  
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裹之不敢褻  
視卽有請觀者願出數萬錢叔祥不許曰文德皇  
后履非楊妃錦襪也無得傳玩以馬嵬下老嫗視  
我

晉江陳開府鎮雲南之某年其夫人某病亟氣絕  
者踰日始蘇陳泣問何所見云至一城中有官府  
府旁一舍坐一官收攝人押我入見此官官云且

暫去新閩羅某日到任方與偕來我問新閩羅爲誰官云常熟趙侍郎也彌留數日竟死卽所謂到任日也已聞少宰果卒詢其月日正同因爲文致祭畢具其事釋典謂閩羅是嗔相報身少宰當爲吳氏誣奏不自憤惋而卒故得此授不識吳鄭諸公地下作何相見耳頃復聞鉛山費叅知見馮具區先生亦有此授先生直腸遠度胸中無少恩怨何得身落此趣乎

昔人稱鍾山有佳氣余嘗寓雞鳴寺三月許每山窻晨起見雲氣滿城瀰漫如平湖極浦惟官樹扶

蘇上出雲表浮若藻荇亦一恠觀也俄頃朝暾晃  
曜雙闕隱見然後與炊烟禪代而下方間井有若  
眉列矣既乎雲日晶熒凭軒遠眺則陳子昂山川  
亂雲日臺榭入煙霄又若爲此寫勝也

趙張兩相國始皆以見廷江陵各以翰院外補州  
同及兩公入相昔之倚乾之者莫不改顏易面奔  
候門墻張因笑改舊詩三韵示之曰龍樓鳳閣九  
城重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  
是兩州同

陳鶴溪都督少爲郡胥嘗以生年問日者云貴當

二品惜死囹圄中耳陳亦自笑其誣也已爲事發  
譴戍因以能六壬求見戚少保戚徃徃試之奇中  
遂拔自行伍以軍功至都督僉事鎮守昌平然奢  
暴異常食必水陸兼至杖殺部伍若刈草菅曾與  
鄉故飲帳中盤案稍不適卽下令縛庖人來云客  
在着置雪中候之酒罷而庖人死僵凍矣未幾以  
虜騎突入邊牆殺數十百人去陳悉以所殺人瘞  
地中匿不以聞爲言者所劾朝廷遣江御史往勘  
江至殺人所視之見地皆沙磧惟一菜畦甚茂青  
翠彌望心切疑焉使人從菜下掘之果盡得所瘞



屍瘠斬創痕宛然具在遂論如律竟死獄中初陳  
鎮昌平年餘忽念日者之言意欲乞罷人或勸之  
少耐則腰玉世官在眉曉也遂不果而敗

余在白下嘗見鄞人張君敬廷有宋板淵明集紙  
甚堅白而紙陰有字悉宋時公移似皆下司申復  
與行傳索乞夫船語作字真行相半而語亦雅馴  
稱銜必曰某郎某官不似今第稱官也張嘗爲馮  
大司成校魏書多所補定云

今上皇極門且成而金柱明梁非圍尺極大者不  
中時川貴採辦在在告困適通惠河道工部郎吾

鄉陸澹園以天津至海兩岸平沙葭葦之地有歷朝大楠漂沒者悉爲搜發至一千有奇其中梁柱圍尺者一百五十有七約省金錢二百餘萬蓋殊才自見默助大功抒民命也大都西南採辦必入深阻一木出山用夫數千木稍轉跌則骨肉爲泥者不知幾何人矣且日行數丈爲費不經安得人如尚書宋禮方欲開山出木水忽自行于沐川者乎故沐川有廟祀之更檢宋蒲咸臨記新繁隆道觀大楠爲暴風所仆縣令將伐之忽軋軋自起此元祐八年事豈楠中棟梁徃徃有神如此

新鄭高文忠公事其兄父不翅也兄以鄉舉入京  
文忠時在高位適其兄召文忠同榜飲文忠至立  
而行酒呼之以名等之僕隸蓋幼少爲兄教督習  
慣耳此與宋時宰相夫人拜其夫兄墻下至不荅  
拜又徑庭矣

余嘗見吾鹽名畫張紀臨元人太宗強幸小周后  
粉本后帶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  
憑五女侍兩人承掖兩人承股一人擁臀後身在  
空中太宗以身當后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頗有  
元人題上云江南剽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

惟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靖康爲  
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爲數人擡擗  
人皆甲冑帶刀有齧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以  
口銜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后更一人掣之不  
就又有持足帛履襪和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  
上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宮花鮮董董  
潑蝶攢蜂不珍重弃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  
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  
指宋元滅金事也但孟珙不至穢褻至此曾讀  
大誥 高皇帝自身歷戎陣已來未嘗污一婦人

第納逆漢一妾耳比涼國公私元妃主大怒被責  
悉送出塞外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

歲丁酉馮具區先生方祭酒南雍以沈約宋書中  
多訛謬命余覆校取漢晉諸史及通典通志畧諸  
子諸集互相校質其偏旁點畫是正凡數千字他  
如翬作羽毛讐作侃言一字作二字者甚多又如  
引老子同于得者亦樂得之爲亦未得之蓋當時  
書者草樂如未遂訛爲未耳至高祖紀使乞士張  
幟山上不得其解因發通典作乙士蓋乙士次于  
甲士者惟張敞有二傳山居註多剝蝕恨無善本

可補耳先生序之曰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攜李見訪叔祥故博雅卽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叅以南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訛而改正者約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勘而所爲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讐之難古人論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

吾鄉有三黃門咸以敢諫著聲朝廷垂譽簡冊若

張方洲先生以見忌時宰出知汀州弃官而歸許  
雲邨先生以知時不可掛冠神虎而歸錢海石先  
生以犯顏觸忌削藉而歸歸雖不同而絕意巖廊  
終焉丘壑者如一揆也又有三曹郎若錢東圩先  
生之極諫武宗遊巡鄭端簡公之極諫大禮其子  
元宇先生之極諫穆宗朝政然武宗置不問錢遂  
無恙鄭父子前後以觸鱗廷杖削籍雖顯晦不同  
而敢言一也

澈川董漢陽穀謂京口至瓜州溯風進櫓江面徑  
過共得一千三百餘櫓一櫓之力不過三尺盡櫓

計之不過四百丈而已中有金山其廣一百五十丈南北水面共有二百五十丈而已使爲浮橋每舟二丈中虛一丈加板通行計舟不過八十三隻而已縱以百隻爲期亦有限耳其舟中欲方濶兩端尖狹庶不碍浪聯以鉄鑲貫以鉄索旁設關檻中鋪板木舟下懸砵雖有驚濤弗能動也名曰朝宗萬歲橋此議甚壯第自古未有議及此者蓋以江勢甚緊不似黃河時有緩處可作浮橋也然宋取南唐繫浮橋于采石石浮圖上此時

軍

耳



吾郡樵李女兒武原見春秋越絕以地著孝宗起  
秀邸以帝王著陸宣公以相業著朱買臣以負薪  
出守著袁山松壘滬瀆以戰沒著嚴夫子以騷著  
周顓出爲海鹽令以北山移著丘爲顧况殷堯藩  
以詩著魯豈以注少陵集著長水法師以禪著趙  
子固盛懋梅花道人以画著干寶父妾葬而猶生  
厥有搜神以惟著所恨無一名山無一漢碑無一  
大英雄耳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以七月七日死吳越  
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然

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肌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也

聞之西人云番族居處率皆據險階文諸番特架木覆土以居若松茂迤西皆叠石爲巢高等浮圖以梯登降貨積于上人處于中畜溷于下高有三丈者謂之雞籠十餘丈者謂之碉房出則蹲伏山谷埃掠我畊樵居則插石發矢邀截我糧餉至踐更官軍有饑而死者然國初階文有清淨禪師之教爲之化誨後失其官遂不能制若松茂國師

商巴綽嶺反足爲西偏凶梗矣

余舊鄰有朱姓者業簪畚自給方破竹有豕從門入俗忌謂害入門必割其耳禳之朱遂割豕兩耳未幾其子婦產一女無兩耳也

余與呂錫侯有好書癖嘗從武林徐肆得書三種曰異苑爲六朝劉敬叔撰多引據古初以及晉宋時事然其中有宋武帝裕及其小字寄奴一段似非本朝人臣所宜恐亦他書誤入此本也因相與校訂更從類書諸注少有補綴曰靖康日記乃宋臣見虜而北逐日記二帝行道艱難也曰天興墨

淚乃託名亡金舊臣志宋元破金之事其記汗辱  
宮闈至不忍讀蓋必宋人借此吐氣耳錫侯死日  
記墨淚二書不復可得惟異苑爲胡孝轅與余錄  
得刻之秘冊彙函孝轅手敘其端曰戊子歲余就  
試臨安同友人姚叔祥呂錫侯請徐賈檢書廢冊  
山積每抽一編則飛塵噓人最後得劉敬叔異苑  
是宋紙所抄三人目顧色飛卽罄酒貲易歸各錄  
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簡端未幾錫侯物故叔  
祥遊塞余亦兀兀諸生間此書遂置爲蠹叢又十  
年爲戊戌下第南歸與友人沈汝納同舟出示之

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余間語叔祥何當令  
錫侯見之不更快耶相與泫然久之考南史宋書  
通無敬叔傳因彙其事之散在史書者爲小傳俾  
讀者有考焉

余同縣有軒岐家李怡春者凡貧病乞藥未嘗責  
錢俄市火三面獨李屋不焚人皆以爲冥報又余  
姻家樵李殷方叔以讀書賣藥居阜成門外鄰夜  
失火妻子偶出殷獨身走竄市人鬩然曰必先救  
殷先生然後自救蓋自筐橐困廩以及噐什門戶  
須臾而盡竟不知爲誰將去已左右皆焚殷家獨

免烟焰稍息衆物來萃第失一馬尾接羅及蹂爛書帖數卷而已此非有盛德入人者未易至此也若宋時錢塘市火有爲衆乞撲救不失一物者特以施乞不吝耳事雖相同在殷下風矣

唐胡曾有判回南詔木夾牒按唐書乾符元年南詔酋龍入邛峽關掠成都乃詔高駢領西川節度使駢至逐蠻至大渡河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南詔懼遣使結好而踵兵寇邊駢斬其使南詔復遣所俘唐安南經畧判官杜驥妻宗女李氏奉書乞和所奉書卽所謂木夾也故駢回

雲南牒云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驥早沒不得還  
鄉今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昔時漢將有七縱七  
擒之功今日唐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李氏并詔國  
木夾進送朝廷訖楊用修引木夾詞萬里離南語  
乃胡曾回牒起語而曾結語云謹牒此可遽稱木  
夾之詞哉又桂海虞衡志言交阯通信用二黑漆  
板夾繫文書謂之木夾此第今之夾板耳何得書  
之史冊乎桂海亦臆說也

江以南以六朝擅場無踰吾鄉劉少彝胡孝轅舅  
甥近得一手足稱鼎立者曰金壇于惠生嘗讀其

賽蔣侯文真徐庾後身也其詞曰漢祠社主于雍  
猥稱小鬼秦詛熊相於楚顯質大神墨故詮幽傳  
方諱惟烏喙興崇訛庇趙宗虎爪司刑誰占虢廟  
魅竄夏金之貌妖喧宋石之言繪堵彫薪競傳靈  
化婚山嫁木祗使媒勞荒垣毀社之中狐精而鼠  
聖幽灌穢叢之下豕孽而蛇祥事無稽于太祝之  
書文有侈于小巫之口唯侯秣陵健尉楊士俊人  
壯骨瘞青夜壑度英雄之夢寃血埋碧秋原凝強  
厲之燐蕭寶卷重圍之辰每聞出盪王長豫綿悒  
之夕曾見來儀白馬花竿縹緲煙霄之表青牛翠



憶透遲林岫之阿明威生沴于蜚虫幽貺息嗔于  
噬獸命風召雨暗嘘而天地晦冥策電駟雷蹴蹋  
而丘澗夷覆遊竟何往間氣不還山丘聚千古精  
靈尸祝泐六朝物色緬尋碑板罕匹聲猷睢盱土  
偶能軍甕甕山祇奉姓蕙蒸蘭藉爰薦壽宮鶴扇  
蜺旌載紆靈駕詎徵內饗聊具羽儀饒曲沸空赤  
斧斫雲飛去鈿姿耀路青溪踏霧歸來吹參差以  
誰思服偃蹇而自效桂旗降處帷中宇色淒淒椒  
醑歆時案上盃光澹澹野厲望蓋麾而辟易國殤  
聆笳鼓而歔歔勅陂君符社公勗以弭災蠱厲祈

穀父禳蠶母助之導利農桑樂神不減婆娑賜鬼  
殊慚儉薄敬摘三解未擬九歌海水羣飛漂滅炎  
精大江之左咸爲賊庭天未厭亂烈士成名忠血  
爨地土作金聲胥濤用壯介燼留矜死者不死生  
者空生一翩翩羽扇白馬如練攬慧爲旗抽虹成  
劍六閩虎爭三分龍戰神功孔昭廟跼牢薦姓壽  
岡陵名旌海甸劉帝塵土漢尉靈變二龜策告休  
日吉辰良靈筮駿奔真駕龍驤填簫哀激牲酎肅  
將飛行八極至止一堂紙粟坻積馬牛谷量操簡  
徵庶人劣神疆三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噪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稱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從何來言夫婦進香泰山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奈煩名捕噴罵曰懶息婦今

日不出手祇會火炕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鞞攘臂抽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故自勝箭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無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研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

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尸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虜要

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此皆伯弢口授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憲副金壇于公備兵大名日下令捕一大盜部內賊曹諸捕率以督限笞困一日此盜挾一婦一奴飲酒家捕者踪跡得之盜曰我固知公等相索故來就縛且爲共盡此酒便以六尺付公耳酒罷下樓抽刀謂諸捕曰公等素知我刀能縛便縛諸捕

未及對便與婦拍鞍上馬去一奴步隨與馬絕馳無少後也

宋人有楓窻小牘一卷不知作者姓名觀其所述蓋南遷時人也所載有燕丹子序云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

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函軸其文亦  
竒不知誰作似唐末宋初人作通考不錄此序未  
具隻眼耳

吳伯度嘗言其大父太宰公後樓被震所置厨櫃  
十數悉貯珍玩震後啟鑰凡玉石金銅物有一孔  
如粟粒許然無二孔者所謂雷神善戲也又郁伯  
承言嘉靖間府橋西有沈志年甫十餘歲一日雷  
電交作志忽自反接跪道口不能言惟向天叩  
首無幾何背有朱書人皆不能識于時觀者千人  
父號哭亦向天拜至晚雷止志遂無恙後爲優四

十而死

徐茂吳先生眇一目嘗納一麗人爲妾麗人方對鏡粧抹獨自賞愛徐忽從妾後過影落鏡中妾怒云何物眇奴來混我鏡急擲鏡碎之

余曾問馮具區先生準提菩薩如何三頭六臂馮云君如何只得一頭兩臂又洪仲韋寫數字示西僧云識得否此僧不答卽作數梵書問洪云識得否此皆一機也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大明更問各國風氣視中國



何如荅云荒遠那得如大明但諸國不如大明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僞如今也

蘭谿魏寓吾嘗語余云曾客關中王槐野祭酒家架上有夏書數冊凡閱三旬始遍余謂元昊有國未聞有史惟劉溫潤西夏須知一卷孫巽夏國樞要二卷且注記與史例不同不過載中國用兵機要及彼國君臣名姓而已豈此書後出不入中興書目遂見遺于馬貴與通考邪

嘗檢宋葉由庚魯齋先生墳誌所論易洪範詩三

經甚竒錄之以俟參考其論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竒耦之交也後天是統體之交也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竒莫匪自然于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衆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爻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爲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

子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爲二書于書則謂大禹  
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  
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  
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  
六十四字爲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  
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  
盡夫子之言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  
巷浮薄之口者漢儒繁謂古詩取以補亡耳爲定  
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  
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

必辯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爲  
經傳若干篇

有夏姓者住嘉興秋涇橋夏與徽商吳氏綱紀某  
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意懼爲見  
疑乃駕言于吳曰鄰人夏有少積欲賴主人廢著  
糞得子錢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吳信而收置爲經  
營數年計子母得一千八百矣一日甲暫歸新安  
暴病死未幾吳檢校母錢遣人邀夏密語曰向托  
某甲寄銀五百今且得千有八百公安得坐享其  
利而僕獨任其勞乎悉以銀置其前夏黠兒也雖

心駭而口漫承之爲拜謝挈還自此遂至饒富至  
戊申七月夏忽病口作甲語索銀其家驚惶爲置  
酒虔祭焚楮襚代之夏復作甲語曰我已訴之冥  
司須公相證無煩爾也不數日死

董孝子名悌本長興農家性至孝年十三以大母  
勝病且不起爲割股進勝疾遂起又十年復割股  
療其母費延筭至三十年而復作費年八十餘困  
劇于前董居傍山山有祠董往默禱于神願剖腹  
以肝救母遂以刀破腹左出肝割二寸許于時肝  
臟迸出以一手持肝一手障創口馳下山計二里

許不少痛眩忽逢一闍豕人見其流血灑灑驚問  
之具得其故曰子至孝感天必無傷也急取索桑  
皮縫其創口血遂止用肝煮藥進費病遂起又三  
月始卒其子世德以父喪痛之餘貧匱不能致養  
因賣其妻朱用供朝夕久之爲當道所聞縣尹熊  
公得畧賣人一婦斷配之余于萬曆戊申八月見  
董父子于天機精舍其貌皆農野而言語真樸索  
看其創縫痕猶在約廣三寸余問割時痛楚否曰  
此時但知有母不知有身痛亦不知也

武陟承陶萬程與顧冲庵制府交善嘗言公膂力

絕人能舉八百觔鼎舞筚擊劍冠壓當時年十五  
六便喜擊技不事篇帙爲其父鎖置一樓樓中壁  
懸画公破画後壁逸去及父啟封不得恠駭因遣  
僮丁大索幾半載于毘陵技場得之其父痛懲四  
體創裂遂發憤研席卽舉賢書年未二十也比開  
府遼陽嘗會飲監司將佐酒半起曰少小無賴薄  
有所習請爲諸君見之因攘臂捉肴案一脚遶屋  
數巡雖卮酒滿中不泛少瀝更取四石弓八筚各  
以四弦相向中以韋筋爲紐口啣八弦兩手拓弓  
八筚如月日本刀有長六尺者臂量有限遽難出

削公乃引靶向空擲之刀躍入空以手承靶不失  
膚寸于是滾舞中庭如白虹圓旋勢捷風生見刀  
不見人也

嘉興郁賜川先生爲績溪令時適黃州耿楚侗視  
學先生與諸令跪謁于堂諸令一拱首皆擊地惟  
先生不及地而起耿大怒曰禮貴得中令長民者  
非以叩頭上官也趣呼檯撲諸首擊地者于是諸  
公惶恐太守爲之乞免先生獨以此受知于耿竟  
以薦被徵授南北部歸卒于家耿爲作志志中亦  
爲及此



江陵當國時奏請天下有侵盜官銀至若干者斬  
蘇有管楓洲者以銷銀爲業侵漁至數萬金郡縣  
捕得下鎮撫獄未幾越獄亡命監司郡縣悉坐奪  
俸由是捕者四出卜必南行可得年餘捕者至閩  
之汀州茫無所見方且束裝言歸忽聞海商覆舟  
百人皆死止一人無恙合城往觀捕者亦往見無  
恙者卽管也遂就執聞今尚在又有吳瞎四者侵  
盜更夥 上謂么麼奸豎形貌何如者侵盜如許  
着檻車送京欲一見而誅之將至京而江陵物故  
此例遂止會 皇長子生竟得赦不死夫衆死而

獨生若有天幸然卒就執檻車以就死似無生理  
然竟得赦人事倚伏惟駭可歎

沈司馬乞身歸里猶敝廬湫隘與子姓共居因別  
構數椽于郡城東隅有一樓半窺雉堞遠銜林水  
影蕩雲日命曰半部爲賦七言四章一時名勝和  
篇成帙司馬公獨以沈昭明德詩爲第一其詩曰  
遙聞半部樓成日正是重陽雨過時賀客風前誰  
落帽主人天上獨題詩當窻明月臨窻近極浦寒  
雲到檻遲豈謂青門終屏迹暫憐秋色在東籬誠  
絕唱也余亦有怪向風前歌皂帽獨排天地坐清

秋旬視此瞠乎後矣

余少患疥癩歲有劉邕見噉之苦比入關從戎多  
隨旌纛于高寒邊地嘗憶夜宿白馬城使院單衫  
汗漬軍中無暇澣濯至不堪着肉此夜衫忽墜地  
明日起着有若新出火籠者自此瘡患遂絕蓋瘍  
生自濕久處燥鄉濕爲燥勝耳

辰砂出萬山長官司化水坑者最貴砂生石上石  
白如玉名硃砂床人多取爲硯山砂綴于石大如  
雞子小如榴顆而箭鏃連床者蠻中號蕎麥楞價  
至與銀並衡其砂洞甚深用木支柱篝火而入有

竟日不得者若酉陽之雲母墻壁鏡面豆板水西  
之大塊砂至有重數十觔者不足貴也砂有四  
八廠俱在酉陽而大商多集于梅樹市貨歛之  
勺源嘗備兵于楚後以訪單被逮單有硃砂床十  
張不知者以爲硃砂斂琢成者已莊錦衣拷訊皆  
誣此亦一端也

吾郡姚羅浮侍御按部中州時有柳木生痾如人  
形多至千百又鑛炕火出至焚燎殺人因以災異  
奏聞于 朝其人余曾見之長二寸許光潤非人  
工可到頭髻向後儼若婦人面有二黑點稍突卽

眼也身有衣紋但下載無足此特其一耳聞更有  
奇肖形狀者嘗讀臨川記撫州麻姑山楓樹數千  
年者有人形具眼鼻臂口而無脚與此政同蓋木  
附土而植植非動物故無足也若地火則入地甚  
深自有地火見孔公談苑岑水塲掘地取銅事  
唐漁石先生集有吉慶傳其事大足爲今稅宦之  
戒因錄于此弘治中中侍吉慶守金齒路從者盡  
京師惡少慶布各從負械持挺括民之貨民懼竭  
廬以奉無遺錙銖郊保若掃戶有寇憂慶聚羣貨  
賞各從之能不知民之蕩神之怒已也貨多石產

也慶擇石之美者積以隨藉羣貨于室晝夜守焉  
各從積伺室窺罔獲已利日謀所以死慶會慶病  
渴各從禁水漿弗與私賂診者進金石以盛之慶  
燥極呼所親信從出積之石易水以活從得石馳  
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吃吃死各從密其喪假進  
方物載室之貨以逃屍蛆無收之者踰月官司掩  
搗壅于途過者詈之夫貨灾之本也聚貨死之道  
也象齒猶焚其身人滋甚方慶放於貨惟懼不盈  
乃嚴刑要之既盈矣藏以室積謂寵可固節鉞老  
焉乃卒以自焚蛆不就木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

慶不仁也夫童子歌曰豺之室今民之廬蛆兮蛆  
今磔爾軀夢漁子聞之曰怨哉人慎德焉毋或如  
守臣慶逞其不仁浚民速死

見只編卷中

終

嘉禾屠懋昭重較

見只編 卷中

一六〇



姚叔祥見只編卷下

鹽邑志林第五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英廟時麓川之役王忠毅公用以封拜通紀特載  
王師渡金沙蠻夷震怖曰自古無兵渡金沙者真  
天威也極爲張詡比讀高氏鴻猷錄王忠毅傾國  
家之力數鎮之兵先後十年不能殲殄渠魁免罪  
幸也何至裂茅土哉意疑其過貶後得彭惠安公  
都指揮洛宣墓表蓋宣從忠毅攻孟養死事者故

及麓川之事曰正統四年己未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于時海內殷盛太監王振始執命議欲示威于遠內閣以爲遠夷不足爲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自與兵部尚書王驥議再舉驥履行西北邊有威望亦欲事南征從史成之又明年調雲貴及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以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復徃征之公在行是年十一月公從右叅將宮聚攻圍上江敗賊酋刀招漢寨平其巢穴適驥召還仍畱貴等使平賊其十二月賊柵沙木籠山諸要害我軍不得進公率貴州支

兵一千與先鋒將攻破之諸軍乘勝進圍麓川填壕除道焚斬無算賊父子跳身走遂盪平大寨而還又明年驥到京封靖遠伯公亦陞都指揮同知未幾賊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朝廷命驥再督諸軍至騰衝敗緬賊而任發走死不知其處十三年戊辰春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反叛據孟養不下王振復議大發兵仍以靖遠伯總制往討貴州承檄先調兵公既數在行陣有膽畧且熟其鄉導衆乃推公領官軍土官凡一萬八千四百有奇胥會金齒十月之望靖遠伯至部分已定公則率敢死

士四千人從左副將張軌攻金沙江賊隔江豎柵拒守我軍盡銳攻之凡八日乃克渡江破柵同大軍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鬼哭山頂右大寨公又配右副將田禮分地圍之連攻二日不能克公怒奮不顧身與九溪衛指揮翟亨等直衝寨門苦戰賊從上插木仆公于地飛鏢中之公猶手不釋刃大叫殺賊衆不得進公與亨等死焉被賊碎其屍時十二月十五日也嗟乎是役也朝議皆以爲不可獨靖遠始終以爲可連兵十年陞官萬數而夷酋終逋誅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

城壁公沒未三月而貴陽東道閉矣軌聚驥等先  
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通道皆曰吾征麓寇不受  
命殺苗也違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  
數萬軌等僅以身免僅無一人如公之必死者諸  
城被圍歲餘乃解軍民餓死者存無十一二而東  
南因之騷動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  
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無乃  
有數存焉耳此麓川功罪實錄也

國朝奉先殿在南都者爲 德祖帝后 懿祖帝  
后 熙祖帝后 仁祖帝后建文年加 太祖帝

后永樂間加文皇后凡十一位其常供以日易一  
日捲煎二日細糖三日巴茶四日糖酥餅五日兩  
熟魚六日蒸捲加蒸羊七日金花蜜餅八日糖蒸  
餅九日肉油酥十日糖棗糕十一日沙爐燒餅十  
二日糖砂餡十三日羊肉饅餃十四日雪糕十五  
日肥麩角十六日蜂糖糕十七日酥油燒餅十八  
日象眼糕十九日酥皮角二十日髓餅二十一日  
捲餅二十二日蜜酥餅二十三日盪麩燒餅二十  
四日麻膩麩二十五日椒鹽餅二十六日御菱二  
十七日芝麻糖燒餅二十八日蓼花二十九日酪

三十日千層燒餅如小盡則朔日併供新獻以月  
易正月韭菜生菜齊菜蛤蜊鱈魚鷄子鴨子二月  
新茶薑菜芹菜萋蒿子鶩三月鮮筍莧菜青菜鯉  
魚鷄子鴨子四月蘿蔔櫻桃枇杷梅子杏子王瓜  
彘猪雉鷄五月菜瓜瓠子苦蕒菜茄來禽桃李嫩  
雞小麥仁大麥仁小麥麩鱈魚六月蓮房西瓜甜  
瓜冬瓜乾鱈魚細紅糟鱈魚魴魚七月雪梨鮮菱  
芡實鮮棗葡萄八月粟米糝米稗米藕芋子茭苳  
嫩薑鱈魚螃蟹九月栗橙鱈魚小紅荳十月山藥  
菊柑兔十一月蕎麥麩甘蔗鹿獐鴈天鶩鷓鴣鶴

鵝鯽魚十二月菠菜芥菜白魚鯽魚其供凡早午  
二上內列三爵饅在爵東饅卽米飯肉食在爵西  
以鷄鶩間日用茶在爵南中茶東西列小菜四茶  
南西曰常供東曰新獻又南中酒壺西汁壺汁用  
猪脊骨煎東茶壺若立春以饅餃代饅加春餅春  
蠶上元用圓子燈蠶佛誕日四月八日以不落莢  
代饅加烏飯重午以米粽代饅加涼糕七夕以大  
饅餃代饅加山藥中秋代饅同上重九加素絲糕  
棗亭糕糖棗糕十月初一加米糕細糖白糖芝麻  
糖凍魚臘日蒜麩聖節用索麩此 高皇帝奉先



備物極其誠敬皆舊制也若其自奉則牛諒以周禮祀齋之日宰犢以助精神爲說上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者多矣惟自奉乃欲法古乎故早饌不過八味午饌十二味而已此與大禹菲食致孝同一軌轍者也

胡莊肅公滁陽志前祗序山川物產而已若人物官司藝文灾祥一以編年紀載亦一變體也第有後梁明帝張稷一段最爲大誤按稷傳見南齊書又見南史南史列傳往往該載不以代分傳固有明帝字面然指齊明帝也此必同修滁志者漫從

南史錄出以魏師荊州二語遽謂後梁耳且後梁偏安荆土安得拜稷江州刺史出鎮歷陽南譙乎又國朝陳英祗載英悟有器識及官左都御史竟不著其慘辱遜國諸臣妻女與下獄瘦死事豈爲前輩存厚道邪

余讀銅梁張公定變錄錄之篇爲五曰盧柟滑縣擒盜記莫如忠靖皖記事王道行降罰虜酋記及錢有威鄭舜臣我浙兵民兩變志然描寫入神使人若身見之者無如盧次榎紀擒盜一事余每讀之不覺爲心跳面發赤也然蟻蠓集所不載心甚

惜之今錄于此西蜀張公尹滑之三年是爲嘉靖  
癸丑其時京邑多巨盜大俠日伺挾勳貴人獲金  
寶殆遍中有盜魁任敬高章一日謀曰聞三輔州  
縣帑金多可挾取乃陰賄兩臺吏得諸直指所奏  
署帑金簿惟滑帑金一萬有奇相語曰此奇貨也  
于是陰結其黨王保劉竣任鬻子等歃血盟各市  
良馬一匹潛至滑城外王保等三賊倚馬待而敬  
章二賊則入城是其歲三月之望日也公甫上計  
歸晨起坐堂皇延見父老畢有二人稱錦衣使投  
刺門者難之輒手撾門者敬詐稱錦衣百戶從甬

道入章詐稱校尉懸圓牌從左角門入二賊直闖  
堂階北向立公竊意此必滑人之隸籍錦衣歸取  
貼辦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惟之判案如故敬前厲  
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  
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自謂是必逮我矣  
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復附公耳曰非  
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滑有鄉先  
生耿君隨朝者任戶部主事管明智坊草場火詔  
繫都官獄公聞之益信而顏始解公遂延二賊後  
堂始揖敬曰吾與公了此事不可與左右聞公乃

出令屏左右敬右顧堂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  
此踐更卒夜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  
敬拉公並坐坑上章坐其門公問曰若等旣欲沒  
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至此室也敬掀髯笑曰  
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遂出七  
首章亦出七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不則有如  
此七首公始知爲賊亦不爲動從容語二賊曰爾  
所圖者財非執仇也吾卽愚柰何以財故輕我生  
耶卽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耳能搏爾耶爾休矣且  
爾旣詐稱錦衣天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

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二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帑藏安得萬金敬出劄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所貯果萬金有奇公覽而驚異之遂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我官反復開諭語久之二賊曰我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爾減半矣幸甚但爾僅兩人柰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二賊曰公慮良是公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坐公車門勿令一人從從卽先刺公俟車行又夜深時吾黨從沙中出人各携千金躍馬去然

後釋公歸吾計如此云當是時邑中士民無不知其爲賊無不願爲公出死力者第慮公未必知也而公又慮邑中無有知者二賊又數數語公屏左右無敢前者一身獨苦意欲緩二賊徐圖之乃語二賊曰吾卽取諸帑中易得耳但爾逮我而晝行非爾之利也邑人必潛尾其後豈有邑父母逮去而子民愬然者邑人困爾爾必刺我卽我亦何利焉爲爾計夜行則無從覷耳二賊相顧稱善公又語二賊曰爾旣待夜矣吾又爲爾計帑金皆諸司積貯其錠大鑿有字號不宜動動則諸司分捕易

以物色亦非爾之利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以遺爾爾可安枕且于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爾從則貸不則出帑金利害孰便惟爾擇之二賊益喜公計惟公命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爲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我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非辦於吾者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手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數令之陸續來報是



九人者是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貸金故作窶人狀公蓋不欲露力士本相也相乃悟出公心知外間有爲知計者矣柰不得出此室則語二賊曰吾爲爾計不淺爾旣詐稱錦衣天使顧不爲禮于後堂而跼躄踐卒直所啟外人疑亦非爾之利也吾卽與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敬假錦衣官體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而坐供茶恭遜如禮章假校尉體貌聲言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不旋踵公自計無可脫身會寒風拂面公託言

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他意二賊則喜公  
又語二賊曰爾遠來飢矣吾令門子取酒食與爾  
酬酢爾慎勿露本相二賊又首肯果復如禮公先  
飲食以示不疑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則二賊  
益喜酒畢曩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  
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  
能符其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  
家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給也公心知外間業已  
有備柰何得再出此室則高聲語二賊曰吾待僚  
友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意何薄也吾固

不足重錦衣天使彼不當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于外少選嵇縣丞張主簿各持刺相候於後堂二賊不欲出見公曰同僚專爲爾來公乃固爲揖讓而二僚在後堂距此室數武耳瞻盼二賊又固爲揖讓而二賊久假錦衣體貌遂不覺互相揖讓而出與二僚交拜又復如禮公欲乘其答拜時擒之則章擁公背固不旋踵計無可施公乃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衣正賴僚友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畱不去而二賊相與雍容揖讓爲錦衣體貌不得復還入室矣公謬爲

予金狀呼天平則天平至呼几案則几案至公又呼曰此几小寘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能寘多金胡不取以來則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據客位南向坐公與二僚據主位北向坐而長几界于其間公幸與敬稍隔矣柰章固擁公背不旋踵北向侍公計所以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利在得金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謬爲發金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起撲追公

不及拔刃刎于樹下章亦將刎爲捕人持之得不  
死拷訊出城外王保等三名主名亟捕之已亡命  
入京矣公爲上狀今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與章  
等俱論死磔于市

茶于吳會爲六清上齊乃自大梁迤北便食鹽茶  
北至關中則熬油極炒用水烹沸點之以酥持敬  
上客余曾螫口至于嘔地若永順諸處至以茱萸  
草果與茶搗末烹飲不翅煎劑矣茶禁至潼關始  
厲雖十襲筐箱香不可掩至于河湟松茂間商茶  
雖有芽茶葉茶之別要皆自茶倉堆積粗大如掌

不翅西風楊葉顧一入番部便覺籠上似有雲氣  
至焚香膜拜迎之道旁蓋以番人乳酪腥羶是食  
病作匪茶不解此中國以茶馬制其死命也定例  
番族納馬以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  
半身者十歲又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爲無病上馬  
給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而商  
引等茶每引三錢葉茶每引二錢茶皆產自川中  
而私茶闖出者極刑處死 高皇帝愛脩歐陽倫  
至以私茶事發賜死不惜也

俗傳網巾起自我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

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然画人見網其合作雅俗尚當更論

倭首徐海內訌吾郡受禍最酷沈庄之捷亦用兵一大捷然籌海圖編所載不詳偶得兵憲劉公燾所著沈庄進兵實錄一篇節其文以著其實嘉靖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徐海敗走梁庄遂于八月初一日率倭一百五十餘人詣平湖城乞降軍門納其降而厚賚以歸夷性狡猾以擄掠爲食者也至是則縱之乎則禁之乎抑官府爲之供給乎不數日提督趙公總督胡公遂下令郭郎中會劉

兵備燾議處適聞永保之兵將至遂上進兵之議賊覘知之卽于八月十六日舉旗放火分據沈家庄新宅以爲西巢徐海盤據沈家舊宅以爲東巢相去約有三里周圍水遶數重拆取民舍板片沿墻起葢敵臺本月十八日永保之兵始至平湖十九日各軍門下令曰二十日子時放砲三個起火三枝催督各兵一齊進戰至二十日西路永順之兵止可達于黃泥堰去巢尚有數里東路保靖之兵止可至廣陳去巢尚有二十里南路直隸之兵止可下梁庄且隔水數層至二十一日以永順彭



翼南之兵分爲三哨以攻其西北保靖彭蓋臣之  
兵分爲三哨攻其東北容美司田九霄之兵山東  
叅將唐玉直隸總兵徐珏叅將左灝之兵攻其東  
南山東遊擊尹秉衡河間守備朱廕河南守備夏  
時本地叅將丁僅把總樂埧之兵攻其西南各路  
期以舉火爲號過水搭橋而進本日午時輕兵哨  
近西巢不及一里賊有四百餘人執旗揚兵劉發  
房觀望尚隔水港二道至晚各散回營諸兵尚在  
五七里之外屯住至二十二日劉同巡撫阮公復  
至前地察賊虛實永順等兵見得巡撫親臨亦至

前地屯劄劉乘馬率家丁五十餘人又越一水去巢不及一箭之地尚隔一水賊有五七十人出巢迎敵當被箭砲射打卽時退入牆內劉督令水兵王三先行浮水放火巢外草房盡行延燒將大發煩十二座排列水邊或打敵臺或打門牆聲勢振天賊止沿牆探頭而望至晚將永順兵誘至此地安營至二十三日督兵搭橋過水以搗西巢先差永順兵過水踏路有賊百十餘人一擁衝出將兵衝爲三股賊分三路追趕去巢約有三百餘步劉率箭砲官兵同尹游擊從旁衝擊賊方退敗回巢

各兵又復追回止斬獲賊首三顆劉見官兵單弱  
恐賊再出卽督土兵策應更無一人肯渡水者天  
已近晚復將前兵據水屯劄至二更時分哨者報  
各賊下船出巢彼時天色昏暗且係各處襍集之  
兵彼此素不相識萬一驚詐必至敗溺此時有兵  
難遣惟靜以應之及至哨者爲報曰賊奔東巢矣  
方敢發輕兵五七十人尾後斬獲首十二顆而各  
營尚未知也至天明二十四日先將西巢焚燒去  
東巢尚隔二水復督前兵搭橋過水而東巢賊之  
火器猶多南門安駕發煩諸兵莫敢近前劉同尹

游擊率輕兵五七十人親詣南門被賊向劉放一發煩其鉛子去劉不遠尺餘入土尚滾三五尺劉卽向賊連射三賊卽棄煩追入門內各兵方敢挨次而進彼時天已將暮復喚永順把總田有年等曰此地去賊止隔一水夜晚切不可搭橋恐我之所入卽彼之所出且依水爲險至天明二十五日密約直隸山東之兵鼓譟而前南面之兵炮火連天而進永順北哨恐南軍先進卽爭先而至墻下矣一哨之兵旣進則西北各路之兵一擁俱至墻下賊卽奔入巢內彼時賊不敢出兵不敢入惟隔

墻拋打磚石劉卽下令攻賊敵臺賊卽棄臺則西面三臺盡爲我兵所得遂由臺登墻由墻登房墻下之兵始得由墻孔而入卽時斬首數十將發煩奪獲並徐海之妻擒出賊卽東潰以衝東北保靖之兵連却二陣幸有部郎中在營復催唐叅將徐總兵等率箭砲攻打賊復入巢保靖亦得挨至墻下彼時東南之風甚急遂縱火燒房烟焰蔽天西北房上之兵爲烟火所逼各下墻躲避兵疑爲賊衝出轟然大潰各兵奔有半里之外回視旗鼓不移方住劉請軍門旗牌欲綁丁叅將以申軍法各

兵稍定又有浙直水兵乘勢入巢竊取財物又復驚潰各兵又退三五百步之外回視旗鼓不移復住如是者三不見一賊追出劉曰此非賊也兵也互報賊以爭利耳遂將水兵攔住不放一人入巢自辰至未西面斬首七百有餘東面斬首三百有餘至日將晚不見徐海巡撫阮公亦至陣前劉請過水把總田有年急來報曰此夾壩內尚有百賊短兵不能相接可請炮箭手三四十來射打劉卽時令丁叅將尹游擊共發炮箭手四十人入巢射打賊卽退敗土兵曰我自取首級不用你了各兵

匪賊卽乘其退勢鎗刀直上兵又大敗越牆越房拚死而逃遂由西夾牆向南吶喊衝來劉正在西南牆下卽時放砲吶喊鼓噪而前賊遂由牆而東以衝南門南門容美之兵又復敗走所幸南門原係船搭浮橋兵方過而船卽脫矣賊不能渡劉復催永順之兵二千從後追之賊見兵追慌懼下水兩岸夾擊一時斬首二百餘級此時徐海亦爲水中之鬼及至收兵天已昏黑首級不及驗看明晨查驗至左哨土兵海底鬼已得徐海之首矣次日遍搜賊巢斬首一千四百有餘焚死者一千二

百有餘人皆曰沈家庄之捷而其所以捷者賊計拙而兵力齊耳使當時賊若乘夜以亂三軍合力以衝一面我兵雖有三萬之衆分爲四面之圍當鋒于一路者亦不過一二十人耳彼豈能盡爲釜中之魚乎愚故曰沈庄之捷者人也而其所以捷者天也

金壇有江某者以負擔自給一日從市橋獲一裹有銀十四兩此里魁孫某零食子戶官錢一旦追較售產償官之物以飲酒失之孫旣失銀至跪哭市橋二日冀獲者憐而還之江雖目見意不少動



孫竟以家人怨詈沉水死此後江嘗夢卧舟中忽有神人在橋上大呼曰獲人物而致人自殺尚得穩卧乎吾當斷汝足未幾江爲周吏部力役運石石故壓江一足果斷至今猶在床蓐此湯孟愚懋昭說而湯弟紹宗曾獲賣猪人銀一錠坐埃失處竟日遂還其人冥報當何如者

宋孟后爲劉婕妤所構章惇與宦者郝隨相結附劉內外交誣證成禱祀之獄命御史董敦逸覆錄董畏禍輒以奏上后遂廢爲仙師董後雖疏辨無及矣及高宗卽位尊爲元祐太后金虜南侵后避

兵之虔至一橋后問橋向何處土人言橋近雲蓋  
鄉董敦逸侍郎家后曰我昔無罪以此人見廢心  
常銜之今以廢故獨免于難則敦逸吾恩人也因  
向橋而拜名爲恩江橋遂至觀性院託宿院嘗有  
床僧卧卽有魘恠閉棄室中及后至宿此床寧貼  
無他也董爲吉之永豐人紹興四年割雲蓋屬樂  
安董遂祀樂安之鄉賢矣頃學使駱公殿祠之應  
斥者學博士某以董曾以獄廢孟后力儼申斥嘉  
禾彭鳳禎如朔丞樂安方攝令因舉孟后恩江橋  
事告之遂免嗟乎噓喻畏懦遺議千秋丈夫臨事

可不爲身後慮哉

京口茅平仲言寧庶人濠怒一儒生以鐵籠籠之  
置于後園適園中鑿池庶人身自營度因向賓從  
出一耦語云地中取土加三點以成池衆不能對  
儒生忽向鐵籠中應聲云囚內出人進一王而定  
國庶人大悅釋之儒生自念囚內進王語識甚惡  
少選必追我矣因不至家而逸未幾果然命追儒  
生不可得矣

吾鄉錢永州集有祭弟海石給諫文有疇昔之夜  
夢人談武侯大星墜營之事覺而駭無何訃至卽

永州亦謂死喪之象耳余按海石卒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八月年五十三諸葛武侯卒漢後主建興十二年甲寅八月年五十四特齒遜一齡而歲月巧契蓋武侯以討賊不遂死軍給諫以擊奸不勝死里巷此亦造物借夢獎人而人無知者故爲表而出之

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獨重一上客顧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慄失聲云惟是要緊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門急向後廚擔二上尊從大門入厲聲謂

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爲酒也此奴  
微言中解亦黠矣哉

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  
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是徑六丈三尺也  
嘗讀汪司馬尊公誥身有云晚以子貴乃益務爲  
退讓又引正義督其子先實用後文詞也是翰院  
撰文者借詞宸藻以擅文刺公也不知王槐野祭  
酒官翰林時赴吏部考滿某尚書以士先器識而  
後文藝爲題是翰林已先爲吏部所刺矣  
文衡山先生嘗赴人飲一客後至未曾識衡山者

主人問曰君何後至客曰爲衡山邀飲久之故稽君召耳衆皆忍笑文正色而起口稱老張病不堪坐請辭揖客留坐衆起至門文密告諸君曰慎勿道破姓名令此君一生無地着面孔也

吾郡項孝廉利賓于丁酉秋試時忽夢人語云今年解頭姓有工字名有宀字項意已必得解及發榜而解首爲張應完蓋弓工同音而賓完皆有宀字造物者劇弄經生亦太巧矣至庚子項始舉第十二人又有無錫鄒生者以算數覓字叶就句語以占休咎人皆謂爲僞術乃項占得雲路馬同翔

之句及得舉與同縣馬君來遠同榜而項馬又爲  
某離使觀風舉首忽離使題額兩君第曰雲路同  
翔此又蕭數之奇驗而不可知者然他多不然也  
此豈數成于人而朕先天而見者邪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有烏鎮李道人之亂放火劫  
擄鎮民逃竄兵憲天津劉公濤發兵擒之旬五而  
定先於二十六年間有烏鎮西柵雙楊村李道人  
名松身短面黃三鬚約年三十餘歲來遊本鎮托  
住鎮民沈松家設立道場持齋諷經自言請曉遁  
法呼風喚雨稱爲白蓮教主善度衆生妄刻江山

水石保命長生天福印記多製白巾爲號妖言末  
劫之年地方大災太湖水乾五十餘里現出金寶  
不久洪水泛漲民將魚鱉從我齋戒給與印信白  
巾臨期免死使沈松與同鎮陰陽生郭震傳教扇  
惑人心震又言道人左手有山河右手有社稷脚  
底有乾坤二字實係真命主由是四遠村愚北面  
受戒者不知幾千百人因而分爲大乘苦空等七  
十二教名色在七十二處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  
九十二億人歸我遂有拳教李南蔣朋稱爲李把  
貝蔣先鋒尊李道人爲師待招兵衆多一時起兵



先佔湖州候各兵到共成大事更有嘉湖兵道水  
兵把總武生毛筌及陸兵隊長姜緯拳教高仙秀  
水縣胥江叔約同張龍等亦投李道人爲師道人  
言天下該換我已各處招兵你們亦招兵助我明  
年三月內起兵成事俱有大官筌等各歸謠言暗  
地結義招兵俄有武生胡亮爲筌招拉作逆言兵  
馬俱齊有李道人爲王各處將白巾號布分散准  
在九月十四甲子日甲子時起兵攻城約于城外  
五里亭取齊各分兵圍燒四門及燒城隍廟奮兵  
與兵道府縣放囚劫庫云云亮知大逆佯許潛歸

密發于劉兵憲急督把總王彥忠千戶金丹崔廷  
潤鎮撫劉欽等發兵勦捕須臾毛筌高仙姜緯受  
縛于張龍樓上搜獲妖印一顆號布三尺白巾三  
頂妖書二本一面督行湖州所領兵指揮蔡茂恩  
千戶李鉞到鎮擒捕兵到止擒沈松一人李道人  
同沈林沈乾蔣朋俱各脫逃更欲乘機作亂劫奪  
沈松朋等遂舉火爲號至沈松家豎起青旗桑四  
家豎起白旗意圖二路起兵接應不至更聞筌等  
已擒隨卽緣賊黨五百餘人併李南張濟等駕船  
至鎮將房屋焚燒口稱隨我歸死鎮民皆逃朋

嘉興兵至朋故身穿紅袍張青絹傘擄掠居民駕舟前往雙林屯住又言毛兵卽來助我吳江宜興等兵不時就到衆可安心及見官兵有旗招撫朋等傳令不許聽從違者斬首然見勢孤各各先竄李南夜投唐氏千戶金丹督兵圍捉南出拒敵殺傷兵士朱森鄔江戮死李成王恩等南卽就縛各賊旋遁雙林迤西官兵追至西漾適與湖州兵合蔣朋等遂率衆上岸拒敵兩軍夾擊奔走不及就陣擒獲朋震等五十八名送道研審得姚英等四十六名被擄搖船當卽釋放惟李南蔣朋等十有

二名從賊分有印信白巾從賊梟斬餘俱不問此  
誠村市一大變而吾郡亦何不幸而有毛筌等也  
曩聞有不幸稱李道弟子者多賫金帛匿身貴宦  
之家有前堂受賂後門付捕縛去死者無算及劉  
公所誅僅有十二人前所聞又不然也歲壬辰有  
以同州白蓮黨變密告開府而沈公率以善巧默  
散之爲德厚矣適見舊案節錄以爲白蓮村社之  
戒

吾里有知識者其人稍以強武蓋于一鄉家用饒  
裕有子生四孫年皆嬰幼其人從市買紙面具歸

孫與其一諸孫各帶面具戲于後圃其家居鄉多蓄猛犬犬見面具以爲異物衆犬奮嚙四孫皆斃家門之變起于倉猝非所意料最爲慘烈雖其爲人或有致之然亦家有兒孫者所當虞慮也

羅泌極言北史所載持誦金剛呼佛名號脫于危難鎡質者之謬吾儒理固如此乃近閱崇德新志有普還一事心切疑之比質禦兒名下人人皆然則耳目之外不可謂必無念彼觀音力而槩以長公兩家都沒事漫訾之也瘧癰僧普還者杭人生而口無舌脚筋攣縮父母惡其瘧且癰七歲棄之

六和塔僧寺中尋主僧惟事還無依手行匍匐多用滾法乞食遠路嘗異苦卒亡所恨時時夢皓髯老人語曰崇德是汝生活鄉然不識崇德在何所亦何由達也用手匍匐日不能尋丈許展轉十餘年謁普陀者六所涉歷已七省復夢老人理前語一旦覓便得至崇止湘漿廟中三載忽憶父母手行至家父母復不收其嫂憐之予錢數緡因欲再謁普陀得附便舟抵海壖航海者疑其穢難之還再三懇一舟得附恐飢六日半抵普陀山下同行者不顧而去還奮力滾上山半見稠人中最頹瘦

渠還讐之未晚輒好言曰此人情也我暫爲諸君  
置之俄然便蘇丁了不自知衆亦不言及輸糧抵  
家其曹耦微向伯起道之未幾丁忽狂語如初伯  
起知之往看問之曰相隔二十年向在何處曰禁  
獄耳曰今何得來曰登極恩赦耳又曰今能少寬  
否曰過江諸神闢阻歷苦甚多方得至此不能如  
公命矣丁遂死夫盜應死而爲謀計死死等耳顧  
能爲厲殺人殺之以謀之一念而已况丁故同盜  
有死道者乎若盜旣死而猶獄此必禦人顛越過  
當雖陰法亦所不置但 聖主推恩能及地下亦

陽能制陰之一驗也

吾郡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奉 旨藉分宜相

宗實與監藉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  
帙而出監藉者難之言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  
老耳監者曰方書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  
楊繼盛沈鍊頸瘡否嚴爲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  
書猶無効者也遂奪而投之于火

輟耕錄載唐賜吳越王鐵券形製如瓦方廣約一  
尺五寸券文凡三百二十二字近檢全蜀藝文志  
有唐鐵券二昭宗以賜陳敬瑄田令孜者券形方



如半甌縱長尺餘廣不及二尺以金爲字剝落無  
餘字多漫滅錄其可讀者敬瑄文畧曰烹巨鰲者  
鼎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于青天旣立異勳克  
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鏞  
賜其鐵券後來繼者豈在他人致朕身安由卿忠  
藎前封公爵後賜郡王詢于衆情未愜羣望今賜  
卿鐵券舍卿十死令攷文畧曰人臣之績古今莫  
儔爵位不足以答元勳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  
盛典用美殊庸宜賜駱谷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  
臣仍恕十死其文出承旨樂名龜手若狀券形爲

瓦爲半甌則瓦不如半甌雅以今不識瓦甌遂論如瓦耳近見有以券形爲研如尋常覆瓦者愈失其真矣

嘉靖間吾郡諸生顧姓者被劫合門夫妻子女僮僕爲盜所殺者十有三人有司遣捕捕之不得顧無近屬惟一遠族姪某出爲申告凡見上司悲訴冤痛爲之涕泗交流人已疑其非情捕者微察某故棉花市肆中脚夫乃有新好羅綺衣裳質之商典因密往查其典簿以子母錢贖得潛告有司佯呼姪某認之是汝叔家衣物否某故黠荅言我能

識吾叔尋常穿着此皆新衣不知是否捕者從下  
言既非汝當包裹結束以聽某遂應聲包裹捕者  
曰得之矣殺人者卽此人也有司曰何以知之曰  
前從典肆贖衣時見其衣包裹束縛是棉花包結已  
竊疑之今其包裹束繩結亦復如前此結惟棉花脚  
夫能之非某誰也某因失色身顫一考伏法此捕  
者亦妙于察捕哉

戶曹取吾能以乩降仙一日有鬼降王問  
曰鬼定怕人怕吾否曰怕一時在旁雖僕隸問之  
皆荅曰怕惟一孝廉獨云不怕人皆不了其意不

五日而此孝廉忽死

金陵妓褚大云生不得身到西湖死便當埋香湖  
上俞羨長快其言嘗贈秦中女郎遂偷其意云蕩  
舟不逐江南去死願青溪作女郎

李玄白言吳門徐大京兆嘗得檉材價止百五十  
金忽長君長源天欲用此材以爲值廉薄吾子也  
別構值高者未幾次君仲容嬭復天議復如前不  
用及三郎季常瘞死時夏月不及他構勉用之比  
工匠斧削去柿寸許中有一澹字卽季常名也又  
繆仲醇言江右羅公大竝鑿山葬其夫人周氏而

石裂處有周氏兩字乃知吁嗟滕公之說不也誣

浙方伯溧陽史公兄某生喜看屠豕當刃入血奔豕聲切急時史便陽道舒泄樂不可支又名妓徐翩翩愛看水上浮齒必爲治具買舟艤向屍所對之飲噉低回不忍去余謂兩人前因史必闡豕匠故見業償身徐必作作人故以敗形下食

吾友沈汝納孝廉因司馬翁少疾延羽流上章祈懺疏文云我父稟受過剛行藏特克忠于爲國而嗇在容人力于愛賢而甚稱疾惡憂天下蒼生未嘗樹久長之治惜人倫名教不能展振激之功重

交誼而反累于交憤世趨而何補于世擅有青山  
任他苦海處身潔地聽彼風波高篇綺句摘詞或  
恐過情贊白造清豪飲亦云失度逐青蠅爲讒子  
罵乾鵠以諛兒叨八座之尊心慙報主無三載之  
績恩媿顯親戇旣集乎人非嬾亦違夫天健愆尤  
若此懺告宜虔此可謂善狀乃翁而休文赤章當  
定媿此

夏賊獻俘後秋署招情最稱工絕從馮上僊孝廉  
索得今錄于此叅照反賊哮承恩等種本犬羊性  
同梟獍生心跋扈逆圖久蓄於飽颺借口脫巾虐

焰忽張于飢噬肉憲臣而蝟磔阱總帥以雉經敢  
劫親王至囚世子公投明誥顯授僞官括  
金縉子女以媚胡指邊塞鹽池而割地恃狼頭之  
插誓迹擬敬塘逞螳臂以憑陵志希元昊詐要封  
賞詭乞招安暴虐有不忍言鹵掠幾無所忌煽搖  
飛檄冀惑愚民指斥乘輿橫誣聖主陷西環  
之城堡四十有餘梗東輓之芻糧再三無厭旋真  
妖讖遂劉帥而哮王仍播狂聲欲國秦而家夏致  
徵兵於數省尤抗命者三時玉先石以就焚善良  
坐殛矢在弦而必發脇從吞悲念當蟣蝨於甲裳

慮且羯夷乎關隴費軍興過百萬計累國殤已大  
千人禍皆發自野心罪莫逃于天網已死劉東陽  
可朝等擄城謀會初假之以爲名沈竈勢窮乃賣  
之而自脫彌天狡妄殊異欵降宜政刑章以彰國  
憲內哮承寵哮洪大土文德雖未招朋難辭支黨  
於法已在不赦在律亦有明條恭候 命下將逆  
犯哮承恩等八名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各犯  
首級傳示九邊及將問過招罪處決圖形榜示天  
下庶有以伸 天威於塞外垂大戒於域中此視  
甲乙剩言所載葉中丞破賊露布雅俗有間矣



壬子正月十三日臨安縣銅爐鄉有周科者方與家人及富春人晝飲虎忽入其中庭攫科出坐而弄之家有烏犬突從外來嚙虎左股虎痛置科轉頭索犬而科卒與犬俱脫去而富春人匿戶間微啟窺虎虎卽攫去踞而舌舐其面其人呼號犬復從竇出嚙虎左股虎負痛復置富春人更索犬弗得于是鄉人四集虎乃入戶登樓悉裂其帷帳篋笥徐下樓衆逆之傷二人一人死羣聚擊之虎乃斃李伯遠廣文官臨安目擊其事爲作義犬記周素奉佛人以爲有神力訶護也第昔人以乳犬搏

虎平 至不量其力今人與犬隔寧有愛乎而  
嚙虎救主若此救主可也富春人更復何關觀此  
則知 畜之性去人不遠其視見危叛主掉臂人  
患難者去犬之性不翅倍蓰矣

武成後衛百戶陸廷貴少嗣父職謙恭好學無將  
家輕儇其嬾陳名家女有幽閒之德廷貴年四十  
七無子陳每欲爲買妾廷貴峻拒之會廷貴以職  
務遠出陳遂私買侍兒麗甚及廷貴歸陳飾侍兒  
出拜廷貴驚問陳曰妾薄祐無子故買是使抱衾  
稠侍巾櫛庶幾生君之子以延慶緒于無窮耳廷

貴悵然曰天苟祐陸氏汝將有子惡用是爲欲遣  
之陳執不可廷貴乃詒曰是尚少姑俟他日因處  
之別室未幾陳有孕明年果生一子廷貴語陳曰  
吾有子矣當使是女有歸于是選良家子得張太  
僕之族子治奩以嫁猶處子也此事見何椒丘集  
不獨廷貴盛德陳亦希有蓋夫不耽色婦不襲妬  
兩有以成此佳名懿行也宜椒丘之亟稱之也

見只編卷下終

嘉禾屠懋昭重較

見口編 卷下

二二四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編 只 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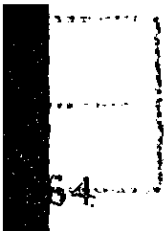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姚 士 麟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0/50